

《二十四詩品》發隱兼論其作者問題

陳勝長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一、引言

傳世《二十四詩品》(以下簡稱《詩品》),向來皆以為唐司空圖(表聖,837-908)所撰。談中國文學批評史者莫不肯定自司空圖、嚴羽(1197-1241)而王士禛(1634-1711)之詩論有繼承發展之關係。就筆者研究所得,《詩品》每品十二句四言韻語,不獨標舉詩之「妙境」,¹實亦兼具隱語功能,以提示該品風格之詩例。《詩品》之為隱語,固未嘗有人道及之者。1995年夏,發《詩品》之所隱者將及半,得「沈著」一品之所隱雜有北宋黃庭堅(1045-1105)詩句,由是頗置疑《詩品》之作殆非出於唐人之手焉。

嗣後得閱陳尚君、汪涌豪兩先生之〈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節要)〉一文,該文原於1994年11月浙江新昌舉行之「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文謂《詩品》乃明末人據懷悅所撰《詩家一指》其中「二十四品」一節偽造。《一指》成書於景泰(1450-1456)前後,而《詩品》自唐末迄明萬曆(1573-1620)間絕無流傳之跡,今所見最早刻本出明季崇禎(1628-1644)間,遲於《一指》約一百五十年。

筆者嘗三復陳、汪辨偽之言,以為論證《詩品》非司空圖作,確有見地。至謂作偽者根據之原材料為《詩家一指》,則尚可商榷。蓋以《一指》於「二十四品」下有題注云:「中篇秘本謂之發思篇。」²可知編纂《一指》者嘗見一種內容與「二十四品」相同之「中篇秘本」,即所謂「發思篇」也。使其言可信,則「二十四品」乃襲取他書而非《一指》作者之所自作可知也。

¹ 此用袁枚語。袁氏《續詩品》云:「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郭紹虞:《詩品集解·續詩品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45)

² 所引據《詩家一指》為嘉靖刊黃省曾編次之《名家詩法》本及萬曆刊朱紱編次之《名家詩法彙編》本(臺北:廣文書局影印,1973年)。引文見《名家詩法》本,卷五,頁五下;《彙編》本,卷二,頁五上。

筆者因成〈「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二十四詩品》發隱兼論作者問題〉一文，撮其要於1996年9月江西南昌舉行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就詩謎之破解略作舉例，並指出所隱詩例上起漢魏，下迄北宋，文中明辨「沈著」一品所以隱黃庭堅〈登快閣〉、〈王充道送水仙花〉二詩之故，本此內證，推斷《詩品》確非司空圖作。今所知最早以《詩品》作者屬之司空圖者，明末有鄭鄭(1594-1639)、毛晉(1599-1659)。³鄭、毛皆以蘇軾稱司空圖「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當此《二十四詩品》，東坡此語出〈書黃子思詩集後〉，⁴誠如陳、汪之文所論，南宋洪邁(1123-1202)《容齋隨筆》卷十已明言：東坡所言乃指表聖《一鳴集》中〈與李生論詩書〉所自列五、七言句二十四韻。⁵筆者特指出乃鄭、毛牽合於《詩品》而已，固非東坡之原意也，而《詩品》作者曾受東坡此文影響，則無可疑。如「纖穠」之用作文學批評術語，最早見於蘇文論韋、柳詩「發纖穠於簡古」一句，至《詩品》則取以為品目；又如「流動」一品所隱詩句，亦受東坡此文所啟發。因而推斷《詩品》流傳之初，或但以遊戲文字視之，未署作者姓名，以《詩品》牽合司空圖者，殆出明季。文中又謂南宋陸游、戴復古論詩貴雄渾，《詩品》或受其影響，故以「雄渾」一品居首，則《詩品》成篇當在南宋或以後。要之固未嘗以偽書視之也。

是次會議論及《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者，尙有北京大學張健先生之〈《詩家一指》的產生時代與作者——兼論《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文章已於《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5期發表)。張文同意陳尙君、汪涌豪所提出之《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與《二十四詩品》出自《詩家一指》之觀點，惟不同意陳、汪二人論斷《詩家一指》為明成化間尙在世之懷悅所作。蓋以明初趙搢謙(1352-1395)著有《學範》一書，中嘗稱引《一指》之言，《學範》有洪武二十二年(1389)鄭真序，是知《一指》成書猶在洪武二十二年之前也。張文詳考今所見《一指》之不同版本，以為皆出於楊成校刊《詩法》。另有史潛刊《新編名賢詩法》本而題作《虞侍書詩法》者，除卷首外，包括「三造」、「十科」、「四則」、「二十四品」(原缺八品)、「道統」、「詩遇」諸項，與楊成本《詩家一指》殆屬同一之書，惟內容文字有差異，當屬另一版本系統，而《虞侍書詩法》除書名為後人所加外，更接近原貌。張文繼而論證「《詩家一指》及《二十四詩品》的作者可能是元代虞集」(見原文第三節)。

張健先生所見明刻本《新編名賢詩法》，現藏北京圖書館，題「前進士河東鹽運使金壇史潛校刊」，據張文考訂，謂「此書刊於史潛退官歸里之後，但至遲也應在天順年

³ 其說郭紹虞已加輯錄。見《詩品集解·附錄二》，頁57。

⁴ 見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六十七，頁2124-25。

⁵ 參《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十，「司空表聖詩」條(頁135)。

間或成化初年，早於楊成之校刊《詩法》」。⁶而楊成〈重刊詩法序〉末署「成化庚子夏四月朔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知直隸楊州府事前監察御史三山楊成書於郡治之忠愛堂」，成化庚子即成化十六年(1480)，是知史潛刊本與楊成刊本成書時間相距不遠。據楊序與史刊之〈凡例〉，則二者所據又皆為鈔本也。⁷

《虞侍書詩法》是否真出虞集(1272-1348)之手，抑書賈為鬻書而託名，猶《詩家一指》託名范德機之比，尚可討論。⁸張文以為《虞侍書詩法》較楊成本《詩家一指》更接近原貌，「它沒有抄錄前人的東西，體例一致，結構完整，從這種本子來看，這部著作乃是一部完整統一的自家撰著。」⁹筆者於此仍不能無疑，故於會上發言指出：《詩家一指》乃雜集成書，材料來源非一。黃省曾《名家詩法》本、朱紱《名家詩法彙編》本於「二十四品」下有題注云：「中篇秘本謂之發思篇。」此明謂「二十四品」別見於「發思篇」也；且《一指》所載「十科」、「四則」，亦猶其他傳世之詩格，以散文出之，獨「二十四品」則作四言韻語，使皆出於一人之手，為一完整之著述，而或為散文，或為韻語，寧有是理耶？因謂《一指》「普說外篇」之「集之一指，所以返學者迷途」云云，¹⁰「集」字仍以解「編集」為宜，如〈文選序〉所謂「雜而集之」之意。其見於《虞侍書詩法》「道統」一節作「集之一指，詩也」者，¹¹「詩也」二字顯誤，而刊刻者不深考，或以「集」即虞集自稱，故改題《詩家一指》為《虞侍書詩法》歟？

張健之文，實受陳、汪二氏啟發，而考證材料益加邃密，由是知《一指》之內容，明初趙搗謙所著《學範》已加徵引。而所徵引者僅「十科」中「意」之一節，¹²則其所見《一指》有無「二十四品」，亦難以確斷。使趙氏於明初所見《一指》之本已有「二十四品」，則明末託名司空圖之《詩品》，其成書上下限或不出於南宋至元季歟！

會後返港，復窮兩月之力，於《詩品》隱語所未悟者，漸得盡發其覆。然後知所隱宋人詩句，黃庭堅而外，復有梅堯臣、歐陽修、蘇軾、王安石者。因悟此二十四品所隱

⁶ 張健：〈《詩家一指》的產生時代與作者——兼論《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5期，頁36。

⁷ 同上注，頁35-36。

⁸ 陳尚君、汪涌豪以為「《一指》作者，萬曆本稱范德機，許學夷稱元人，皆不確」(見〈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節要)〉，頁3)。又按許學夷《詩源辯體》以為傳世范德機《木天禁語》若《詩學禁攔》皆為偽撰，蓋以元之虞(集，字伯生)、楊(載，字仲弘)、范(梈，字德機)、揭(傒斯，字曼碩)俱有盛名，故淺陋者托之耳(參本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339-40，345)。

⁹ 張健：〈《詩家一指》的產生時代與作者〉，頁38。

¹⁰ 《名家詩法》本，卷五，頁十一上至十一下；《彙編》本，卷二，頁十下。

¹¹ 見張健文後所附《虞侍書詩法》，頁44。

¹² 張健：〈《詩家一指》的產生時代與作者〉，頁35。

詩句，亦猶唐宋流傳之句圖，各品之四言韻語，亦猶之圖贊云耳。觸機既啟，竟又發現作者之名，亦隱於「雄渾」一品句圖之中，殆即南宋之戴復古也。由是再探求載氏寫作《詩品》之動機與時代背景，然後知《詩品》乃為抗議「江湖詩案」而作，絕非僅如前所推斷之遊戲文字而已。而寫成之絕對年代，猶在嚴羽《滄浪詩話》之後，或亦受其影響而撰意異趣焉。

《二十四詩品》之為詩謎，明人已惘然不知。清世以來王士禛輩稱賞之，可謂至矣備矣，而不知其實非司空圖所作。本文所論，所以明《詩品》隱語之用，實與時流談「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者殊科；¹³ 隱語而貌似詩論，自亦曠代之奇作。作之者戴復古，實受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之思理啟發，所謂「得於文字之表」者，撰成此製，頗寓怨刺之旨。蓋東坡「烏臺詩案」之主角也。兩宋以文字賈禍者迭有之，「江湖詩案」亦猶之「烏臺詩案」之延續耳。然則詩論也，隱語也，諧謔之手法也，蓋《詩品》作者所以掩人耳目而已。所謂賦詩斷章，但取所指；《詩品》藉所隱前人詩句微辭而諷者，其深於主文譏諫之義哉！《詩品》與「江湖詩案」之關係，筆者已於〈《詩品》作者為南宋戴復古之推斷〉中詳加論述，原定為本文之第六節，以文長關係，將另行發表。黃絹幼婦，沈羶殆百千載，今也得發其覆，意必之譏，或將不免，惟達識者裁之。

二、「二十四品如載圖經」

今所見《二十四詩品》，可分兩大系統：一為吳永輯《續百川學海》本，一為毛晉輯《津逮秘書》本，刻成均在明季。《津逮秘書》有毛晉崇禎三年庚午(1630)序，¹⁴ 《續百川學海》有吳永序，惟不署年月。《續百川學海》部分板式或採自萬曆末年陶珽重編《說郛》一百二十卷之原來刻板，此刻板於天啟元年辛酉(1621)武林(杭州)大火後散出分鬻，吳氏以所得之板，益以新刻，印為叢書，¹⁵ 故成書亦當在天啟、崇禎間也。今所見順治四年丁亥(1647)宛委山堂刊一百二十卷(弔)《說郛》，乃掇拾明末各叢書舊板並補

¹³ 過去未有懷疑《詩品》非司空圖作，故論《詩品》時多比附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中所謂「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也。

¹⁴ 《津逮秘書·序》末署「崇禎庚午七夕後一日海虞毛晉漫題」(據1922年上海博古齋影印本)。

¹⁵ 參昌彼得：《說郛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頁30；又房紹楹以為一百二十卷《說郛》原版刻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之間。房文見L. C.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271。

刻重印者也，寫七十九收《二十四詩品》，其板式與《續百川學海》本者悉同。¹⁶《續百川學海》本與《津逮秘書》本之出現均在《詩家一指》之後，¹⁷取《詩家一指》之「二十四品」與兩本相校，知《續百川》本與《津逮》本文字互異者，其一往往同於《一指》本。¹⁸以現有材料考之，晚明托名司空圖之《二十四詩品》，謂其祖本出於《詩家一指》，可也；而謂《二十四詩品》源出《詩家一指》作者之手，則不可也。

臺灣廣文書局曾將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明本《名家詩法》八卷、《名家詩法彙編》十卷影印行世，《名家詩法》本題「黃省曾編次，劉佑校正」，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彙編》本題「楊成考訂，黃省曾校正，朱紱編次」，前有萬曆丁丑（即萬曆五年，1577）朱紱「題辭」。《名家詩法》卷五收《詩家一指》，不署作者姓名，《彙編》卷二所收，則題作「范德機詩家一指」，兩本板式雖殊，內容則無別。本文所論，即據此兩本為說。《一指》中列「十科」、「四則」、「二十四品」，而於「二十四品」下有題注云：「中篇秘本謂之發思篇。」此注無論其為出於《一指》作者之手抑編校《名家詩法》者之手，均可證明傳世尚有所謂「發思篇」者，與此「二十四品」之內容相同。「二十四品」為四言韻語，而《一指》之「十科」、「四則」與其他部分皆以散文出之，使出同一作者之手，寧有是理！是知《一指》蓋雜集成編者也。此意於上文「引言」部分已略加申論，今復進論「二十四品」與《一指》其他內容之關係。

《一指》於「普說外篇」有云：

集之《一指》，所以返學者迷途：「三造」所以發學者之關鑰；「十科」所以別

¹⁶ 參《說郭考》，頁24-31。按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續百川學海》，板式與1970年臺北新興書局影印「臺北帝國大學」（臺灣大學）藏明刻本不同。新興影印本《二十四詩品》題後作「唐司空圖撰 汪嘉嗣閱」，中大藏本但作「唐司空圖」，無「撰」字，亦無校閱者姓名。新興影印本篇中傍刻圈點，中大本無。二本文字如一，惟二本板中斷折痕處微異，中大藏本較為顯著。取中大本以校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陶珽重輯《說郭》本（見《說郭三種》），則二者板式完全相同。上海古籍影印本有補改痕跡。中大藏本行末一字多有印刷不清，而「沈著」一品「夜渚」後且缺「月明」二字，影印本《說郭》本已增補。「綺麗」一品「霧餘水畔」之「畔」字亦復如是。「豪放」一品「天風浪浪」句後一「浪」字欠明晰，影印本《說郭》本誤改作「海」字。「續密」一品「水流花間」之「間」字亦欠明晰，影印本《說郭》本誤改作「蜀」字。「實境」一品「清澗之」三字下刷印無「曲」字，影印本《說郭》本已增補。他如「曠達」一品之「曠」字從「目」作，亦中大藏本與影印本《說郭》本之所同。惟「踈野」一品「但知且暮」句，影印本《說郭》本「且」作「日」，則刷印時脫去一畫耳。

¹⁷ 《續百川學海》本《二十四詩品》即或本之萬曆末年陶珽重編一百二十卷《說郭》原刻板式，不必為陶宗儀（1316-1402）《說郭》一百卷原本所有。

¹⁸ 詳見本文附錄二。

武庫之名件；「四則」條達規鍵，指真踐履；「二十四品」所以攝大道，如載圖經，於詩未必盡似，亦不必有似，而或者為詩之尤。抑真人而後知詩之真，知詩之真而後知一指之非真，而非真之真，備是一指矣。¹⁹

而《虞侍書詩法》於「道統」一節則云：

集之一指，詩也。三造所以發學者之關鑰，十科所以別武庫之名件，四則條達規律，指述踐履，二十四品含攝大道，如載圖經，於詩未必盡似，品不必有似，而或者為詩之尤，抑真人而後知詩之真，知詩之真，而後知一指之非真，非真之真，備是一指矣。²⁰

按《詩家一指》乃詩格一類著述，是以知「道統」一節「集之一指，詩也」之「詩也」二字必有誤奪。至若「品不必有似」之「品」字，當為「亦」字之誤，以「亦」字行草似「品」字也。就文氣言，有關「二十四品」之說明當從「所以攝大道〔或作『含攝大道』〕，如載圖經」至「於詩未必盡似，亦不必有似，而或者為詩之尤」而止。頗疑此段文字亦《一指》作者鈔襲成說，與「二十四品」之四言韻語同一來源。以下先論「十科」、「四則」與「二十四品」結構之相悖，然後再申明「如載圖經」之義蘊。

「四則」之三為「格」，見《虞侍書詩法》本，文云：

三格，猶陶家營器，器本陶家，一土而名狀等差非一，然有古形今制之別，精朴淺深之殊，貴各有其體用之似爾。詩則詩矣，而名制不一，漢晉高古，盛唐風流，與夫西崑晚唐江西皆名家，造立不等，氣象差殊，亦各求其似者矣。²¹

此段文字，與《詩家一指》本頗有出入，²²而「漢晉高古，盛唐風流」二語則全同。按「二十四品」廁於「四則」之後，中有「高古」一品，而於「四則」則謂之漢晉之「格」，若是則「品」與「格」無別也。使「二十四品」為「格」之細目，自當統於「格」之下，何以別出於後？且「三造」、「十科」、「四則」之文，語直而凡下，多有襲取「二十四品」中語而改頭換面者，使為一篇完整撰著，徒見前後文多重複，而張健先生視之為「內容環環相扣，前後一致」，²³筆者未見其可也。茲再略舉數例辨之：

¹⁹ 《名家詩法》本，卷五，頁十一上至十一下；《彙編》本，卷二，頁十下至十一上。

²⁰ 張健：〈《詩家一指》的產生時代與作者〉附載，頁44。

²¹ 同上注，頁43。

²² 按《虞侍書詩法》本「四則」為「句」、「字」、「格」、「律」，《詩家一指》本則為「句」、「字」、「法」、「格」。《詩家一指》本「法」之內容，「猶陶家營器」以下，與《虞侍書詩法》本全同。而「猶陶家營器」以上各句，《虞侍書詩法》本歸於「字」一則下。

²³ 張健：〈《詩家一指》的產生時代與作者〉，頁37。

（一）《虞侍書詩法》於「三造」云：「一觀，猶禪宗具摩醯眼，一視而萬境歸元，一舉而羣迷蕩跡，超物象表，得造化先。夫如是，始有觀詩分。」²⁴按「超物象表，得造化先」二語與「雄渾」一品「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二語極相似。「象表」猶「象外」也，惟「得造化先」與「得其環中」意不相侔。

（二）「十科」之二曰「趣」，文云：「意之所趣不盡而有餘之謂。是猶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於汗漫，杳然真用，將與造化者同流，此其趣也。」²⁵按「高古」一品云：「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超詣」一品云：「誦之思之，其聲愈希。」蓋與上文論「趣」之「猶聽鐘而得其希微」者意近。謂上引「高古」與「超詣」之語乃二品之趣，固無不可。至如「洗煉」一品則云：「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而「高古」一品又云：「泛彼浩劫，杳然空踪。」與上引論「趣」之猶「乘月而思於汗漫，杳然真用」者亦近，惟以「洗煉」名品，不得謂「體素儲潔，乘月返真」為「洗煉」之趣也。

（三）「四則」之二曰「字」，文云：「一字之妙，所以合眾要之微；一詩之根，所以生一字之妙。故夫圓活善用，如轉樞機；溫淨自然，如瞻佩玉。」²⁶按「如瞻佩玉」之語，或剝剝自「自然」一品之「如瞻歲新」，以喻用字之「溫淨自然」，而「自然」一品，固不限於用字也。「流動」一品云：「若納斷韜，如轉圓珠。夫豈可道，假體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²⁷取而改作「四則」之「圓活善用，如轉樞機」等語以論字，而「流動」一品之語，固不限於論字也。

推上諸例，可概其餘，然則「三造所以發學者之關鑰，十科所以別武庫之名件，四則條達規律，指述踐履」之文，不過《一指》作者做作以配別有來源之「二十四品含攝大道，如載圖經，於詩不必有似，〔亦〕不必盡似，而或者為詩之尤」耳。譬「三造」於「關鑰」，譬「十科」為「武庫」，由關鑰而啟武庫，可也。至謂「四則條達規律」，「則」與「規律」何以別？是為重言反覆，比喻技窮（《一指》本作「條達規鍵」，「鍵」與「關鑰」同類，所喻與「三造」重複，亦非深於文者所當有）。下接一句「指述踐履」，似可與下文「二十四品含攝大道如載圖經」相扣，不知「指述踐履」之「踐履」，已含踐履大道之意，且「三造」、「十科」、「二十四品」皆用喻，獨其中之「四則」無有，何哉？即勉強謂「指述踐履」與「含攝大道如載圖經」前後相扣，以取喻言之，亦只「三造」與「十科」相扣，「四則」與「二十四品」相扣，其為割裂而不連貫，亦可見矣。是則《一指》作者之拙於文也，又何可勝言！

筆者以為作《詩家一指》者已不解「二十四品」實皆隱語，而上引論「二十四品」

²⁴ 張健：〈《詩家一指》的產生時代與作者〉附載，頁42。

²⁵ 同上注。

²⁶ 同上注，頁42-43。

²⁷ 「若納斷韜」之「斷」字，《詩家一指》本作「水」。

數語或與「二十四品」內容同一來源，即所謂「發思篇」者，誠不可以與《一指》作者掇續之其他部分相比論。以「發思」名隱書，揣之近理。

所謂「二十四品所以〔二字或作含〕攝大道如載圖經」者，陳、汪之文已指出「『圖經』為唐宋方志之通名，即言這部分於詩所作分述，其功用與圖經備載山川津梁相同」。²⁸「圖經」於此特指地方圖志，陳、汪之言是矣。²⁹既以「圖經」喻「二十四品」，何以謂之「如載」？且下文又益以「於詩未必盡似，亦不必有似，而或者為詩之尤」也？筆者既發得《二十四詩品》皆為隱語，所隱詩句猶之唐宋流行之「句圖」，因悟「如載圖經」乃謂《詩品》如載句圖也。以地方圖志喻句圖，殊為貼切，然則以「圖贊」視《詩品》之四言韻語可也。「圖贊」所詠，猶隱語之提示，亦有顯晦之殊，故曰「於詩不必盡似，亦不必有似，而或者為詩之尤」也。

摘詩中秀句以為圖，自唐已然。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二「文史類」，列「詩格」、「句圖」、「詩話」多種，³⁰近人羅根澤於所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亦嘗設專章論「詩句圖」者。³¹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一「文選句圖」條下云：

宋高似孫撰……案摘句為圖，始於張為，其書〔此蓋指《詩人主客圖》〕以白居易等六人為主，以楊乘等七十八人為客。主分六派，客亦各有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四格，排比聯貫，事同譜牒，故以圖名。後九僧〔九僧謂宋惠崇等詩僧九人，《通志》卷七十〈藝文略〉第八著錄有《九僧選句圖》〕各摘名句，亦曰句圖，蓋非其本。³²

羅根澤則總合宋人詩話之論說云：

就諸家句圖觀之，知其目的在提示佳句，供人吟詠或效法。《蔡寬夫詩話》云：「詩全篇佳者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劉放《中山詩話》云：「人多取

²⁸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節要))，頁4。

²⁹ 劉克莊(潛夫)與戴復古同時，《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九十七有〈嘉禾縣圖經〉一文，篇首云：「古書有九邱序書者，曰：邱，聚也，言土地所宜，風氣所生，皆聚焉。至周更名職方氏，序又曰：孔氏述職方，以除九邱，是倚相之所讀者，孔氏既除之矣，然考之夏官職方氏所掌，大而邦國都鄙，微而財用穀蓄，悉圖而辨之，則猶邱聚之義，後世圖經本此。」(頁844)

³⁰ 《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42-51。

³¹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二冊，第五篇，第四章「詩句圖」，頁221-31。

³²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69年)，卷一百九十一，頁一上(總頁3975)。

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³³

今所見《吟窗雜錄》、《詩學指南》等書，雜集詩格、句圖成編。《詩學指南》編者爲清人顧龍振（苓窗），書前有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讓里同學弟山僧浦起龍」序，文云：

詩則有則焉，有指焉。則如伐柯之則，詩選是也。……指即指南之指，詩話是也。……顧君苓窗乃版行其手最叢話曰詩學指南者，問序於僧叟。苓窗涇陽之裔，其家景行，……濡染緒論，以出是編，比于行之有導述，爲圖經指南之云，誌所受也。其仍綴選略者，假往則證今指也。³⁴

序中所謂「選略」，蓋指卷六以下所載《選詩句圖》（即《四庫提要》所敘之《文選句圖》，宋高似孫撰）、《續句圖》、《杜律心法》之類，示「往則」也。由是可推序文「爲圖經指南之云」一句之所謂「圖經」，實包括編中所載「句圖」一類詩選也。反觀《詩家一指》中所謂「二十四品所以攝大道如載圖經」之語，命意與此序所言正自相似。

《二十四詩品》所隱句圖，時亦櫟括全篇，有非限於摘句者，謂之句圖之變體可也。³⁵如上文所述，明季託名司空圖之《二十四詩品》或同祖《詩家一指》之「二十四品」，而「二十四品」則源出「發思篇」，表面爲文人遊戲筆墨，隱二十四「句圖」而已。囿於篇幅，僅將所發得者成「《二十四詩品》所隱詩句簡表」，附於本文之後，冀覽者自得之。至如下文論隱語與所隱詩句之關係，亦但粗陳其梗概而已。

三、圖贊發隱

《二十四詩品》實隱句圖者也，各品之四言韻語，猶之贊體，已如前述。而隱語之法多端，則肇自先秦，波盪後世。《文心雕龍·諧隱》篇云：「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譎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³⁶隱語之用，每雜以諧，即

³³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冊，頁231。

³⁴ 顧龍振：《詩學指南》（臺北：廣文書局影印，1960年），頁1。

³⁵ 今按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乃專錄唐詩之警句，摘聯爲多，偶亦摘錄單句，然亦有錄全篇者，與《詩品》所隱詩句之例不殊。特《詩品》按品分列，一品或隱一家之作，或隱眾家之什，而《後山詩話》則以詩人分列爲不同耳。

³⁶ 范文瀾：《文心雕龍註》（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年），頁270-71。

以「自然」一品為例，首韻兩句「俯拾即是，不取諸鄰」，驟觀之似若定義之說明，其實隱謝靈運〈登池上樓〉中名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也。³⁷ 池塘春草，俯拾即是，其意易曉，若夫「不取諸鄰」，實用《孟子》為典事：

今人有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已矣，何待來年。³⁸

而古樂府有「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之句，³⁹ 陶潛〈歸園田居〉全用其語。園柳既變「鳴禽」，取之自足，又何取於鄰之「雞」乎！謝詩自然，千古所仰。⁴⁰ 《詩品》二語貌似端謹，其實諧謔，遯辭譎譬，令人絕倒。

《詩品》所隱詩句，有時與隱語本身甚為相似，如「曠達」一品首四句，即隱〈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之首四句：

生年不滿百，（1. 生者百歲）
常懷千歲憂。（2. 相去幾何）
晝短苦夜長，（3. 歡樂苦短）
何不秉燭遊。（4. 憂愁實多）

此其隱語之易解者也。又如「悲慨」一品，首四句隱〈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今日大風寒，（1. 大風捲水）
寒風摧樹木，（2. 林木為摧）
嚴霜結庭蘭。（3. 意苦一一）
兒今日冥冥，一一欲死）
令母在後單。（4. 招魂不來）

五至八句則樂恬曹操〈短歌行〉詩意：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 （5. 百歲如流）

³⁷ 《詩品》所隱詩句，已於附錄一「《二十四詩品》所隱詩句簡表」列出，皆注明所據書籍、卷數、頁碼，故正文不另出注。所據《詩品》為《詩家一指》本，傳世《續百川學海》本、《津逮秘書》本或改《一指》本，異文見附錄二。

³⁸ 《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六，頁270-71。

³⁹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二十八，「相和歌辭」，頁406。

⁴⁰ 宋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難言者，往往不悟。」（何文煥《歷代詩話》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26）。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6. 富貴冷灰)

.....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7. 大道日往)

.....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8. 若為雄才)

至於九至十二句，則隱陶潛《詠荆軻》也：

君子死知己，
提劍出燕京。

(9. 壯士拂劍)

漸離擊悲筑，
宋意唱高聲。

(10. 浩然彌哀)

蕭蕭哀風逝，
淡淡寒波生。

(11. 蕭蕭落葉)

商音更流涕，
羽奏壯士驚。

(12. 漏雨一一

.....

其人雖已沒，
千載有餘情。

一一蒼〔荒〕苔)

按「悲慨」一品隱《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較易推尋。「大風捲水」蓋用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意，「易水」之「易」，作更易解，故代之以「捲水」，而所隱之「今日大風寒」一句則無水字。隱曹操《短歌行》則當於會通全篇詩意求之。至於隱陶潛《詠荆軻》詩意，九、十兩句隱「君子死知己」至「宋意唱高聲」，意甚明白。至十一句「蕭蕭落葉」之「落葉」二字所以隱「淡淡寒波生」者，蓋暗用《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葉下」⁴¹文意。惟十二句「漏雨蒼苔」最為費解。按錢起《宿畢侍御宅》有句云：

⁴¹ 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頁35。

「殘漏雨聲中。」⁴²《詩品》實以「漏」聲諧「流」，「雨」聲諧「羽」，⁴³以隱「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也。至若以「蒼苔」隱陶詩「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兩句，殆以世傳關中有荆軻墓，陸游《劍南詩稿》中有詩題作〈丙午十月十三夜，夢過一大冢。傍人爲余言，此荆軻墓也。按地志，荆軻墓蓋在關中，感歎賦詩〉者。⁴⁴又李白〈襄陽歌〉云：「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⁴⁵劉長卿《長沙桓王墓下書別李紆張南史》有句云：「苔碑幾字滅。」⁴⁶然則「蒼苔」蓋指墓碑生苔，則其人死之久矣，故可隱「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之意也。

又如「綺麗」一品，一、二兩句隱張籍〈酬朱慶餘〉：⁴⁷

齊紈未是（解）人間貴，（1. 神存富貴）
一曲菱歌敵萬金。（2. 始輕黃金）

三、四兩句隱朱慶餘〈近試上張籍水部〉：

妝罷低聲問夫婿，（3. 濃盡必枯）
畫眉深淺入時無。（4. 淺者屢深）

五、六兩句隱高蟾〈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

天上碧桃和露種，（5. 露餘山青）
日邊紅杏倚雲栽。（6. 紅杏在林）

七、八兩句隱溫庭筠〈商山早行〉：

雞聲茅店月，（7. 月明華屋）
人跡板橋霜。（8. 畫橋碧陰）

⁴² 《中興間氣集》卷上（見《唐人選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267）；又《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二百三十八，頁2656-57。

⁴³ 雨、羽各上、去二讀，音讀皆同。上聲爲于母寘韻合口三等，王矩切；去聲爲遇韻合口三等，王遇切（參沈兼士《廣韻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50，951）。

⁴⁴ 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十八，頁1410。

⁴⁵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七，頁473。

⁴⁶ 《極玄集》卷下（見《唐人選唐詩》，頁341）；又《全唐詩》，卷一百四十七，頁1495-96。

⁴⁷ 此詩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六「朱慶餘」下載之，今傳《張司業集》無，洪邁《萬首唐人絕句》載之，題作〈酬朱慶餘〉。《全唐詩》收入卷三百八十五（另《雲溪友議》卷下「閩婦歌」條、《全唐詩話》卷三「朱慶餘」條亦載此詩）。

九至十二句則隱陶潛〈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9. 金尊酒滿）
清吹與鳴彈。（10. 伴客彈琴）
……
清歌散新聲，
綠酒開芳顏。（11. 取之自足）
未知明日事，
余襟良以殫。（12. 良殫美襟）

按三句「濃盡必枯」似從孫過庭《書譜》「帶燥方潤，將濃遂枯」⁴⁸變出，其實三、四句與以書法借喻無涉。「濃」者「儂」也，女子自稱；「枯」者「夫」也，皆以聲諧。⁴⁹「盡」字隱「妝罷」，必問「夫〔枯〕婿」深淺何如。淺則深之，為入時也。六句「紅杏在林」所以隱「日邊紅杏倚雲栽」者，「日邊」喻君，而《爾雅·釋詁》云：「林、……君也。」⁵⁰七、八兩句以「華屋」代「茅店」，「畫橋」代「板橋」，以反而成。又「月明」之「明」諧「鳴」，⁵¹以隱「雞聲」，又以「碧」字代「白」，復用《詩經》「白露為霜」也。⁵²九句「金尊酒滿」所以隱「今日天氣佳」者，以陶詩〈移居〉其二有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⁵³「春秋多佳日」與「今日天氣佳」意同，故隸括「有酒斟酌之」為「金尊酒滿」，借以為「今日天氣佳」（即「春秋多佳日」）之歇後也（《詩品》隱語以陶詩互證之法，尚見於「沖淡」一品「猶之惠風，荏苒在衣」二句，說詳後）。至如十二句「良殫美襟」隸括陶詩「余襟良以殫」，則尤為明顯，注釋《詩品》者已加指出，⁵⁴惟不知《詩品》通篇為隱語之妙用耳！

至是吾人可重新考察清人以《詩品》為詩論之評價問題。《四庫總目提要》云：

唐人詩格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即皎然杼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惟此一篇，真出圖手。其《一鳴集》中有〈與李秀才論詩

⁴⁸ 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箋證》（上海：中華書局，1963年），頁116。

⁴⁹ 枯，溪母模韻合口一等，苦胡切；夫，奉母虞韻合口三等，防無切（參《廣韻聲系》，頁92，453）。虞、模合韻。

⁵⁰ 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釋詁上〉，頁二下。

⁵¹ 明、鳴同為微母庚韻開口三等，武兵切（參《廣韻聲系》，頁536，548）。

⁵² 《毛詩正義》，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卷六之四，頁一上（總頁241）。

⁵³ 遠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7。

⁵⁴ 如祖保泉：《司空圖詩品解說》（修訂本）（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51注釋。

書），謂「詩貫六義，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意外之致。」又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是書亦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禛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為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⁵⁵

按王士禛(禛)稱賞《詩品》之語，見於《香祖筆記》：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⁵⁶

「含蓄」一品之「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與王士禛之「神韻說」關係至大。⁵⁷王氏又於《分甘餘話》卷四云：

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來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⁵⁸

其實「含蓄」一品開首四句所隱者為杜甫之〈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⁵⁵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頁九下至十上(總頁4081)。

⁵⁶ 《香祖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八，頁148。

⁵⁷ 王士禛《唐賢三昧集·序》云：「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妙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宸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于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為《唐賢三昧集》。」(《聽雨齋刊本《唐賢三昧集箋註》，頁一上)又按紀昀於《田侯松巖詩序》云：「司空圖分為二十四品，……雖無美不收，而大旨所歸則在清微妙遠之一派。自陶、謝以下，遠乎王、孟、韋、柳者是也。至嚴羽《滄浪詩話》始獨標『妙悟』為正宗，所謂『如空中音，如相中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角無迹不尋』。即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也。」(《紀曉嵐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九卷，頁201)以嚴羽之「妙悟」說比之《詩品》之「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其實與王士禛之論「神韻」並無二致。

⁵⁸ 《分甘餘話》，民國五年(1916)掃葉山房本，卷四，頁五上。

將軍魏武之子孫，
於今爲庶爲清門。
英雄割據雖已矣，
文采風流今尚存。

(1. 不著一字)

(2. 盡得風流)

……

弟子韓幹早入室，
亦能畫馬窮殊相。
幹惟畫肉不畫骨，
忍使驂騮氣凋喪。

(3. 語不涉難)

(4. 已不堪憂)

案蘇軾嘗作〈韓幹馬〉詩，有句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⁵⁹〈丹青引〉開首三句無一字道及「丹青」者，故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則指「文采風流今尚存」也。又「盡」字與第三句「已矣」兩字，意亦相關（又題作《丹青引》，則以曹霸之畫爲「不語詩」，以會「不著一字」之意，似亦可通）。三、四句「語不涉難，已不堪憂」，蓋隱畫肉易而畫骨難，故驂騮不堪其憂而氣凋喪也。杜甫〈丹青引〉一詩之風格，與王士禛所舉李白、孟浩然二例相去殊遠。王氏不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爲隱語，傳會爲「含蓄」之極則，尙恐非《詩品》之原意也。

王士禛又以爲「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絕妙。二語出「纖穠」一品，欲明二語所隱詩例，當先了解「纖穠」一詞之含義。

《詩品》之外，鮮有以「纖穠」爲文學批評術語者，惟蘇軾(1037-1101)於〈書黃子思詩集後〉稱「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⁶⁰此外東坡復於〈西江月〉（寶雲真覺院賞瑞香）詞云：「此花清絕更纖穠。」⁶¹命意當有相通之處。此語出典，見宋玉〈神女賦〉：「穠不短，纖不長。」⁶²李善注引《說文》曰：「穠，衣厚貌。」又曹植〈洛神賦〉云：「穠纖得衷，脩短合度。」⁶³語本〈神女賦〉明甚。纖字李善注《文選》無釋義。按《說文·糸部》曰：「纖，細也。」⁶⁴《方言》卷二：「繪帛之細者謂之纖。」⁶⁵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云：「蜚纖垂髻。」⁶⁶

⁵⁹ 《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四十八，頁2630。

⁶⁰ 《蘇軾文集》，卷六十七，頁2124。

⁶¹ 龍榆生：《東坡樂府箋》（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年），卷二，頁五十二上。

⁶² 《文選》，胡刻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7年），卷十九，頁七下（總頁267）。

⁶³ 同上注，頁十二下（總頁270）。

⁶⁴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1年），十三篇上，頁六下（總頁646）。

⁶⁵ 錢繹：《方言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二，頁69。

⁶⁶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一百一十七，頁3011。

裴駟《集解》曰：「郭璞云：織，袿衣飾。」⁶⁷要之禮織皆以衣服言，有厚細之別。意《詩品》之「織穠」即《洛神賦》「禮織得衷」之約言。禮字俗作穠，楷變之後，以禾代衣也。⁶⁸作《詩品》者不曰「穠織」而顛倒之曰「織穠」，蓋受蘇軾影響。而「織穠」一品開首四句，所隱者為杜甫之《佳人》，而亦顛倒其次第焉：

3. 白云良家子（1. 采采流水）
4. 零落依草木（2. 蓬蓬遠春）
2. 幽居在空谷（3. 窈窕深谷）
1. 絕代有佳人（4. 時見美人）

「采采流水」蓋出《周南·關雎》：「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⁶⁹左采之，右采之，故曰「采采」。采荇菜於流水之時，詩人自云「窈窕淑女」，即「良家子」也。此歇後之用也。「蓬蓬」疊字，與「采采」成對。草木生長，蓬蓬然盛。「遠春」者謂春已遠，故草木零落也。「窈窕深谷，時見美人」所隱者殊易了，不贅。然則「采采流水，蓬蓬遠春」所隱之詩為敘事語，而字面上似為「形容詩境」，遯辭譎譬，真可謂迷人心目也矣！

為求清楚說明「織穠」二字之意蘊，於此有破解此品其餘隱語之必要。幾經推敲，確信五至八句實隱李白《清平調》其二：

- 一枝紅豔露凝香，（5. 碧桃滿樹）
- 雲雨巫山枉斷腸。（6. 風日水濱）
- 借問漢宮誰得似，（7. 柳陰路曲）
- 可憐飛燕倚新妝。（8. 流鶯比鄰）

九至十二句所隱則崔顥《黃鶴樓》之首四句：

- 昔人已乘黃鶴去，⁷⁰（9. 乘之愈往）
- 此地空餘黃鶴樓。（10. 識之愈真）
- 黃鶴一去不復返，（11. 如將不盡）
- 白雲千載空悠悠。（12. 與古為新）

⁶⁷ 同上注，頁3012，注八。

⁶⁸ 「穠」字《說文》無，《大廣益會玉篇·禾部》：「穠，花木盛也。」（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7年，頁74）按今存原本《玉篇》殘卷缺《禾部》，唐人顏元孫《干祿字書》列「穠穠」二字，注云：「穠華字上通下正。」（《叢書集成》本，頁5。「穠」字當從衣，板刻誤從示耳。）又張參《五經文字·衣部》「穠」字下云：「見詩風，從禾者訛。」（《叢書集成》本，頁32-33）

⁶⁹ 《毛詩正義》，卷一之一，頁二十四上（總頁22）。

⁷⁰ 按崔顥此詩首句「昔人已乘黃鶴去」，「黃鶴」一作「白雲」。

按五句以「滿樹」代「一枝」，以「碧桃」代「紅豔」，示變易也。所以如此，關鍵在李白詩意「枉斷腸」之推衍，於是六句換卻「雲雨巫山」，變作「風日水濱」，連類而上句紅豔之牡丹亦變作碧桃，此隱語之妙思也。漢有未央宮，白居易〈長恨歌〉有句云：「太液芙蓉未央柳。」⁷¹此第七句「柳陰路曲」所以隱「借問漢宮誰得似」也。第八句所言「流鶯」之「比鄰」，蓋謂「飛燕」。七、八兩句隱語之破解易，由此上推五、六兩句隱語，思則得之，不覺解頤。至如崔顥〈黃鶴樓〉一詩，三句皆用黃鶴字眼，「纖穠」一品九句曰「乘之」，十句曰「識之」，「之」謂「黃鶴」也，而崔詩第三句仍用「黃鶴」起，故此品隱語第十一句作「如將不盡」也。

明乎杜甫、李白、崔顥三詩乃「穠纖得衷」之範例，不難猜測《詩品》作者之意，蓋以穠比雄渾，纖比沖淡，而有以折衷之者，故廁「纖穠」一品於「雄渾」、「沖淡」之後而為第三品歟！

四、《詩品》隱宋人詩句

筆者破解《詩品》隱語，知所隱詩例有梅堯臣(1002-1060)、歐陽修(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諸宋人之作，首先發得者為「沈著」一品所隱之黃庭堅二詩。此品九至十句所隱者為黃之〈登快閣〉：

落木千山天遠大，（9. 海風碧雲）
澄江一道月分明。（10. 夜渚月明）

十一至十二句所隱者為黃之〈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為之作詠〉：

坐對真成被花惱，（11. 如有佳語）
出門一笑大江橫。（12. 大河前橫）

案《文選》卷十二載〈海賦〉，⁷²木玄虛作。詩總六義，「風」、「賦」各居其一。隱語詭僻其辭，此品第九句中「海風」二字實為「海賦」之替代，以〈海賦〉之作者木玄虛隱「落木」也；同句「碧雲」二字，歇後為「天」，《全唐詩話》卷三載鄭還古以詩贈柳氏（當）之妓，中有「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之句，⁷³可證。以上揭「海

⁷¹ 《全唐詩》，卷四百三十五，頁4819。

⁷² 《文選》，卷十二，頁一上至八下（總頁179-83）。

⁷³ 《歷代詩話》本，頁155。又《全唐詩》卷四百九十一亦錄鄭還古此詩（頁5556），而於「詞輕」下校云「一作眼看」，「歌遏」下校云「一作欲上」。蓋本之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八「鄭還古」條所引。《全唐詩話》舊題宋尤袤撰，《四庫全書總目》以為蓋出賈似道門客廖瑩中之手而輯錄自《唐詩紀事》者也。

風碧雲」所以隱「落木千山天遠大」之理。十句「夜渚月明」隱「澄江一道月分明」，蓋「渚」謂江渚，此句四字與黃詩殊切近，無勞推求。至如十一、十二句作「如有佳語，大河前橫」，似單謂黃詩「出門一笑大江橫」一句為佳語者，以「河」代「江」，猶上文以「風」代「賦」之比。其實「如有佳語」所隱者為「坐對真成被花惱」，山谷此句所用典事，出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一之「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⁷⁴「如有佳語」，奈「無處告訴」何！

《詩品》所隱蘇軾詩句，見於「委曲」、「超詣」、「飄逸」三品。計「超詣」五至十二句所隱者為蘇之〈和子由澗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5. 遠引莫〔若〕至）
 應似飛鴻踏雪泥。（6. 臨之已非）
 泥上偶然留指爪，（7. 少有道氣〔契〕）
 鴻飛那復計東西，（8. 終與俗違）
 老僧已死成新塔，（9. 亂山喬〔高〕木）
 壞壁無由見舊題。（10. 碧苔芳暉）
 往日崎嶇還記否？（11. 誦之思之）
 路長人困蹇驢嘶。（12. 其聲愈稀）

按五句之「遠引莫至」，引謂引去，全句隱括《古詩十九首》「路遠莫致之」之意，⁷⁵而《古詩十九首》別有句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⁷⁶所以會蘇詩「人生到處知何似」也。六句「臨之已非」之「非」，取其聲諧「飛」，⁷⁷七句「少有道氣」者，道書「氣」字作「炁」，⁷⁸下從四點，與「鳥」字同，而「鳥」之四點，則示指爪也。蓋此句隱稍有指爪之跡，非如表面意義之年少入道也。九句「亂山喬木」，以「喬木」隱「新塔」。《孟子·梁惠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⁷⁹喬木喻故舊，於此則喻新，以反而成。新塔之旁，墓木未長也。「亂山」語或出賈島〈贈僧〉：「亂山秋木穴。」⁸⁰別有〈送稱上人〉云：「寺中來後誰身化，起塔栽松向野田。」⁸¹疑為蘇軾此詩「老僧已死

⁷⁴ 《全唐詩》，卷二百二十七，頁2452。

⁷⁵ 《文選》，卷二十九，頁五上（總頁411）。

⁷⁶ 同上注，頁二下（總頁409）。

⁷⁷ 非、飛同為非母微韻合口三等，甫微切（參《廣韻聲系》，頁450，449）。

⁷⁸ 參《廣韻·未韻》「炁」字注，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361。

⁷⁹ 《孟子集注》，卷二，頁220。

⁸⁰ 《全唐詩》，卷五百七十三，頁6659-60。

⁸¹ 同上注，卷五百七十四，頁6688。

成新塔」所從出。隱語既合蘇詩原意，⁸²而隱語之表達功能，或寓微辭。⁸³十句「碧苔芳暉」之「碧」，取其聲諧「壁」，⁸⁴「舊題」為苔跡所滅，掩文章之芳暉也。末兩句隱語易曉，不贅。

「飄逸」九至十二句隱蘇之〈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9. 如不可執）
走馬還尋去歲村。（10. 如將有聞）
人似秋鴻來有信，（11. 識者已領）
事如春夢了無痕。（12. 期之愈分）

按之隱語，九句謂東風「如不可執」，十句謂還尋舊村，「如將有聞」，十一句謂來信為「識者」所領，十二句「期之愈分」，蓋用《列子·周穆王篇》蕉鹿夢之典：

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切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⁸⁵

夫薪者期得其失鹿，訟之士師，而鹿終二分也。若蘇詩所謂「事如春夢了無痕」者，⁸⁶蓋謂不辨夢覺。亦猶《列子》此喻所載國相之言：「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夢覺，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詩品》以此夢隱彼夢，若非發得以上隱語，幾無跡可尋矣。

⁸² 按《樂城集》卷一〈懷颺池寄子瞻兄〉有句云：「曾為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下句自注云：「轍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閑之壁。」（《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1）是則寺在縣中也。又按蘇軾此詩「路長人困蹇驢嘶」句下自注云：「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澗池。」錢鍾書《宋詩選注》以為「二陵是河南崑山，在澗池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75）則《詩品》隱語作「亂山」者，雖用賈島語，或亦切於事實也。

⁸³ 《孟子》「喬木」之典，或寓蘇軾屢遭貶謫。《詩品》蓋因「江湖詩案」而作，故所隱前人詩句，多微示諷喻。

⁸⁴ 碧，非母昔韻開口三等，彼役切；壁，幫母錫韻開口四等，北激切（參《廣韻聲系》，頁415，491）。

⁸⁵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07-8。

⁸⁶ 蘇軾此句實自白居易〈花非花〉詩「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全唐詩》，卷三百三十五，頁4822）翻出。

「委曲」十一、十二句隱蘇之〈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峯，
遠近高低總不同。（11. 道不自器）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12. 與之圓方）

按廬山又名匡廬，《太平御覽》卷四十一引慧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隱遁避世，潛居其下。」⁸⁷ 故廬山又名匡山，蓋稱其姓。十一句「道不自器」者，《論語》曰：「君子不器。」⁸⁸ 而徐幹《中論·道虛》篇云：「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⁸⁹ 於隱語之意爲猶近。以喻匡廬，實有多重意義。其一爲以之喻匡廬隱者；其二爲「匡」字同「筐」，義爲「飯器」；「廬」聲諧「盧」，盧義亦爲「飯器」，具見《說文》。⁹⁰ 盛飯之器，可圓可方也。「圓」字既與蘇詩「只緣身在此山中」之「緣」字聲諧，「方」字又與「匡」之可訓「方正」相配，⁹¹ 隱語之妙心巧思，實在令人歎服！

《詩品》隱宋人詩，以蘇軾者最多，見於三品，共用隱語十二句。其次則爲王安石，見於「縝密」一品，用隱語六句。七至八句隱王之〈北山〉：

細數落花因坐久，（7. 要路愈遠）
縝尋芳草得歸遲。（8. 幽行爲遲）

九至十句隱王之〈謝安墩〉其一：

我名公字偶相同， } （9. 語不欲犯）
我屋公墩在眼中。 }
公去我來墩屬我， } （10. 思不欲癡）
不應墩姓尙隨公。 }

⁸⁷ 《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卷四十一，頁五下（總頁196）。

⁸⁸ 《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本，卷一，頁57。

⁸⁹ 徐幹：《中論》（臺北：世界書局影印），卷上，頁十下至十一上（總頁13-14）。

⁹⁰ 「匡」字見《說文解字注》，十二篇下，頁四十九上（總頁636）；「盧」字見五篇上，頁四十七下（總頁212）。

⁹¹ 參《玉篇·匚部》「匡」字說解，頁79。

十一至十二句則隱王之〈泊船瓜洲〉也：

春風自（又）綠江南岸，（11. 猶春於綠）
明月何時照我還？（12. 明月雪時）

〈北山〉一詩乃荆公南京隱退後作，七、八兩句隱語意甚顯豁。荆公名安石，晉謝安則字安石，九句「語不欲犯」乃正言之，十句「思不欲癡」則反言之也。十一句「猶春於綠」與原詩之「春風自（又）綠」，十二句「明月雪時」與原詩之「明月何時」，字面極為接近。意「猶春於綠」實暗用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⁹²「明月雪時」則暗用張籍〈西樓望月〉「城西樓上月，復是雪晴時，寒夜共來望，思鄉獨下遲」。⁹³方之荆公原詩，均見語意之縝密也。

《詩品》隱歐陽修詩，分見於「典雅」、「含蓄」二品。「典雅」十一至十二句隱歐之〈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11. 書之歲華）
老去自憐心尚在，
後來誰與子爭先。（12. 其曰可讀）

「書之歲華」之「書」，謂李詩、韓文也。「歲華」隱「風月文章」，「文章」者，於此意取《論語》「煥乎其有文章」也。⁹⁴傳世有題「唐韓鄂撰」《歲華記麗》一書，據序知書名蓋取義於「揀時歲華煥之事，紀聖賢美麗之言」，⁹⁵殆即此句隱語所本。此書見於《和刻本類書集成》者，序文不署作者姓名，序言「伏覩昌黎韓公著《歲華紀麗》者」⁹⁶云云，則又以作者屬之韓愈，不知何故各卷之前題作「唐韓鄂撰」也。意《詩品》作者所見本亦有此序，則「書之歲華」隱「吏部文章」者益為的切矣。至若「其曰可讀」者，「讀」字聲諧「續」也，⁹⁷「可續」者，謂王安石可續李、韓遺緒也。

「含蓄」十一至十二句隱歐之〈謝判官幽谷種花〉：

⁹² 《文選》，卷十六，頁三十一上（總頁239）。

⁹³ 《全唐詩》，卷三百八十四，頁4303。

⁹⁴ 《論語集注》，卷四，頁107。

⁹⁵ 《歲華紀實》，汲古書院影印本，收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90年），頁3。

⁹⁶ 同上注。

⁹⁷ 讀，定母屋韻開口一等，徒谷切；續，邪母燭韻合口四等，似足切（參《廣韻聲系》頁1072，1073）。屋、燭合韻。

淺深紅白宜相間，
先後仍須次第裁。 } (11. 淺深聚散)
我欲四時攜酒去，
莫教一日不花開。 } (12. 萬取一收)

按《孟子·梁惠王》：「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⁹⁸ 故隱語「萬取」二字歇後為「不為不多」，謂歐詩之「我欲四時攜酒去」也。至若以「一收」二字隱「莫教一日不花開」者，或以牽合押韻，故以「收」代「開」，意反而成。

就筆者發得隱語本身之規律言之，《詩品》隱語一韻兩句，通常所隱詩句出同一作者，且多為同一首詩。隱語一句與所隱詩句一句相當者為常例，其次為與兩句詩句相當者，其與三句、四句相當者為變例。至有隱語示詩之大意，一句可與所隱詩句六句或以上相當者。若乃隱語先後次第，偶有與所隱詩句原來次第不一致者，或拘於押韻之故。而隱語與所隱詩句之關係，《詩品》品目所起之正面提示作用，尤其重要。因悟「勁健」一品十一至十二句隱李商隱〈韓碑〉，「期之以實」隱李詩「帝得聖相相曰度」至「功無與讓思不訾」，凡十句；「御之以終」隱李詩「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至「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聖功書之碑」，凡十六句。隱語之「期」字與「度」（入聲）意同，而「御」字則以聲諧「愈」也。⁹⁹ 由是推斷「自然」一品十一至十二句亦得隱梅堯臣之〈傷白雞〉，茲錄梅詩如下：

〔上略〕昨宵天氣黑，陰物恣所窺。潛來銜搏去，但覺聲音悲。開門俾馳救，已過牆東陲。呵叱不敢食，奪然留在茲。湧血被其頸，噲呷氣甚危。皓臆變丹赤，霜翅兩離披。憫心欲之活，碎腦安能治。委瘞從爾命，孰忍薑桂為。猶看零落毛，蕩漾隨風吹。念此託茲地，蒙幸信可知。充庖豈云患，度日無苦饑。如何遇兇獸，毒汝曾不疑。斯事義雖小，得以深理推。

按隱語第十一句「薄言情悟」槩括梅詩「念始託茲地」至「得以深理推」之意；隱語第十二句「悠悠天鈞」則槩括梅詩「昨宵天氣黑」至「蕩漾隨風吹」之意。此兩句隱語之破解，純為以意逆之，根據頗為薄弱。

歐、蘇、王、黃，為北宋詩壇四大名家。梅堯臣為歐公先輩，於西崑之後，別開生面，世人尊之，至目為「宛陵體」者。陸游(1125-1210)《劍南詩稿》卷十八有〈讀宛

⁹⁸ 《孟子集注》，卷一，頁201。

⁹⁹ 御，疑母御韻開口三等，牛倨切；愈，喻母寔韻合口四等，以主切(參《廣韻聲系》頁229，350)。愈字陽上變去。

陵先生詩》，首兩句云：「歐尹追還六籍醇，先生詩律擅雄渾。」¹⁰⁰《詩品》首列「雄渾」一品，而「沈著」一品所隱黃庭堅〈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一詩則作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為全部所隱詩句之絕對年代下限，故《詩品》作者當為南宋或以後人，經筆者推斷其人為戴復古（詳下文）。戴復古嘗從陸游學詩，其論詩絕句亦謂「詩家氣象貴雄渾」，¹⁰¹蓋受陸游影響。雖發得「雄渾」一品所隱為李白〈古風〉其一，而梅堯臣之詩為戴所重，隱於「自然」一品之末，蓋亦不背師承也。

五、《詩品》作者所受蘇軾之影響

明末人誤讀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以為《詩品》乃唐司空圖所撰，陳、汪「辨偽」之文，論之已詳，惟《詩品》之原作者本不任其咎也。至若《詩品》作者受東坡此文所啟發，成此隱語之傑構，則未嘗有人道及。筆者所以能破解《詩品》全部隱語，實賴東坡此文為之關鑰耳。文云：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¹⁰²

「纖穠」之為文學批評術語，最早見於此文論韋、柳詩「發纖穠於簡古」一句，至《詩品》則取以為品目。「纖穠」一品所隱之詩，為杜甫、李白、崔顥之作，本文第三節已加論述。而《詩品》所隱韋、柳之詩，柳見於「清奇」一品，凡用隱語十句，隱〈南澗

¹⁰⁰ 《劍南詩稿校注》，卷十八，頁1451。錢仲聯注引《渭南文集》卷十五〈梅聖俞別集序〉云：「先生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謂可與此二句互參。

¹⁰¹ 金芝山(點校)：《戴復古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七，頁230。

¹⁰² 《蘇軾文集》，卷六十七，頁2124。

中題)、〈江雪〉、〈漁翁〉、〈晨詣超師院讀禪經〉、〈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五篇，而本品五、六兩句則隱徐凝之〈天台獨夜〉也：

南澗中題

.....

迴風一蕭瑟，
林影久參差。 (1. 娟娟羣松)

.....

羈禽響幽谷，
寒藻舞淪漪。 (2. 下有漪流)

江雪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3. 晴雪滿竹)

孤舟蓑笠翁， }
獨釣寒江雪。 } (4. 隔溪漁舟)

天台獨夜 (徐凝撰)

銀地秋月色， (5. 可人如玉)

石梁夜溪聲。

誰知屐齒盡， }
為破煙 (蒼) 苔行。 } (6. 步履尋幽)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 }
曉汲清湘燃楚竹。 } (7. 載膽載止)

煙銷日出不見人， }
欸乃一聲山水綠。 } (8. 空碧悠悠)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
清心拂塵服。

閒持貝葉書， }
步出東齋讀。 } (9. 神出古異)

.....

日出霧露餘， }
青松如膏沐。 } (10. 淡不可收)

澹然離言說， }
悟悅心自足。 }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壁空殘月曙， (11. 如月之曙)

門掩候蟲秋。 (12. 如氣之秋)

按第二句「下有漪流」，謂柳詩「寒藻舞淪漪」一句在「林影久參差」之下也。第三句《續百川學海》本同於《詩家一指》本作「晴雪滿竹」，《津逮秘書》本改「竹」作「汀」，非是。此句所以隱柳詩「萬逕人蹤滅」者，以「人」字喻竹葉，為雪所蓋也。「逕」與「莖」皆從「莖」，以形近相通借，「萬莖（逕）」者，蓋謂竹也。「寒江」見於柳詩第四句，「孤舟」見於柳詩第三句，以「溪」代「江」，故曰「隔溪漁舟」也。第九句「神出古異」，「神」者「晨」音之諧；「古異」謂古之異書，以貝葉書傳自天竺故。第十句「淡不可收」，「淡」字同「澹」，隱「澹然離言說」，謂上文「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之景，澹然不可言說也。「收」字作收束解，謂「澹然」一句在「悟悅心自足」之前耳。第十一、十二句殊顯豁，不贅。

《詩品》所隱韋詩則分見於「自然」、「疏野」二品。「自然」一品者為：

寄全椒山中道士

落葉徧空山， } (9. 幽人空山)
何處尋行跡。 }

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

淑氣催黃鳥， (10. 過雨——
晴光轉綠蘋。 ——采蘋)

「疏野」一品者為：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自慙居處崇， } (9. 倘然適意)
未瞻斯民康。 }
理會是非遺， } (10. 豈必有為)
性達形迹忘。 }

長安遇馮著

問客何為來， (11. 若
采山因買斧。 其〔則不遠〕
冥冥花正開， 天放)
颺颺燕新乳。

東郊

終罷斯結廬，（12. 如是一一

慕陶直可庶。——得之）

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韋應物逸詩」條，舉韋之逸詩兩篇，謂「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其一即〈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也。¹⁰³「自然」第九句「過雨采蘋」，「雨」聲諧「羽」，羽謂鳥也。「蘋」聲諧「頻」，〈采蘋〉乃《詩經》篇名，見《召南》，而《小雅·魚藻之什》〈采綠〉之篇云：「終朝采綠。」¹⁰⁴終朝采之，歇後為「頻」，而「朝」字亦可與「晴光」相應。「疏野」第十一句「若其天放」所以隱〈長安遇馮著〉一詩者，「若」字殆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¹⁰⁵意，故問之為何從山阿而來也。「其」字殆用《豳風·伐柯》「其則不遠」¹⁰⁶意，買斧采山，猶執柯以伐柯也。韋詩第三句「冥冥花正開」，故《詩品》以「天」字隱「冥冥」，以「放」字隱花開也。

韋詩出於陶，「自然」一品以七、八兩句隱陶潛之〈和郭主簿〉，適在九、十兩句隱韋詩之前；「疏野」一品一至四句隱陶潛之〈桃花源〉詩，五至八句隱杜詩，九至十二句則隱韋詩。陶、韋同見於一品，寓意甚為明白。「清奇」一品隱柳宗元詩，而五、六句則雜以徐凝之作，猶之「沖淡」一品所隱者陶潛詩，而七、八兩句則雜以王維之〈竹里館〉也。王維亦出於陶，則徐凝詩亦有同於柳者矣。

東坡〈書柳子厚南澗詩〉稱「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¹⁰⁷《詩品》改「清勁紆餘」為「清奇」，以為品目，所隱柳詩即首列〈南澗〉也。東坡又謂「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¹⁰⁸而《詩品》所隱韋、柳詩，亦柳多於韋也。

¹⁰³ 《能改齋漫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卷十一，頁319。按同卷「江公著由微雨詩知名」條下云：「江公著初任洛陽時，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腳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卻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司馬文正公于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為稱薦，由此知名。」（頁306）而《詩品》「形容」一品第四句作「花草精神」，意即從江公著「亂花柔草長精神」句翻出。《能改齋漫錄》編成於宋高宗紹興間，旋被毀板，其後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重刊，已為刪存之本。綜此二條，戴復古（1167-？）嘗見《能改齋漫錄》，絕無疑問。

¹⁰⁴ 《毛詩正義》，卷十五之二，頁六上（總頁512）。

¹⁰⁵ 《楚辭集注》，頁44。

¹⁰⁶ 《毛詩正義》，卷八之三，頁四下（總頁301）。

¹⁰⁷ 《蘇軾文集》，卷六十七，頁2116。

¹⁰⁸ 同上注，頁2109。

《詩品》列「疏野」為第十五品，隱陶潛、杜甫、韋應物之作，列「清奇」為第十六品，蓋寓柳之清奇亦出於陶也。

〈書黃子思詩集後〉論古今詩人，特標舉「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為詩之至，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按之《詩品》以「流動」一品作結，所隱之詩計有李陵、曹植，劉楨、陶潛、謝靈運諸家之作，而以杜甫〈詠懷古跡〉殿焉，此與蘇文所品第者，若合符契，是「流動」一品隱語，亦受東坡此文所啓發。茲錄此品所隱之詩與隱語之關係如下：

李陵〈與蘇式詩〉

安知非日月，
弦望自有時。

(1. 若納水輶)
(2. 如轉丸珠)

曹植〈七哀〉

君若清路塵，

妾若濁水泥。

……

願為西南風，

長逝入君懷。

劉楨〈贈五官中郎將〉

四節相推斥，

歲月忽欲殫。

陶潛〈雜詩〉

人生無根蒂，

飄如陌上塵。

分散逐風轉，

此已非常身。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百川赴巨海，

眾星環北辰。

杜甫〈詠懷古跡〉

悵望千秋一灑淚，

蕭條異代不同時。

按李、曹、劉、謝之詩皆見《文選》。此品第四句《續百川學海》本作「假體如愚」，《津逮秘書》本同於《詩家一指》本作「假體遺愚」。知字當作「遺」者，以三、四兩

句皆用《老子》也。《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¹⁰⁹而「夫豈可道」之「夫」讀音作「扶」，釋義則作「夫君」之「夫」；「可道」之「道」，釋義則作「道路」之道。明乎此句文義之多義性，即可達「夫豈可道」所以隱「君若清路塵」之理。「願為西南風」，則「假體」也；「長逝入君懷」，則「遺愚」也。《老子》二十章：「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¹¹⁰此蓋《詩品》第四句隱語所從出（改作「如愚」，則須循《論語》「不違如愚」¹¹¹之意推尋，不得其妙諦矣）。一、二兩句與九、十兩句所隱之詩皆顛倒原來次第，殆出牽合隱語押韻之故。「冥」者「溟」也，謂海；「神」者「辰」也，謂星辰，皆用聲諧。¹¹²第十一、十二句隱杜詩，「是」、「時」文獻或通借，如《孟子·梁惠王》引《湯誓》曰：「時日害喪。」¹¹³「時日」即「是日」也。「是之謂乎」者，即「時之謂乎」也。

此外《詩品》中語有可與蘇軾其他詩文相印證者，如「沖淡」一品首六句所隱為陶潛〈飲酒〉其四：

- | | | |
|--------|---|-------------------|
| 結廬在人境， | } | (1. 素處以默) |
| 而無車馬喧。 | | |
| 問君何能爾， | } | (2. 妙機其微) |
| 心遠地自偏。 | | |
| 採菊東籬下， | } | (3. 飲之一一
——太和) |
| 悠然見南山 | | |
| 山氣日夕佳， | } | (4. 獨鶴與飛) |
| 飛鳥相與還， | | |
| 此中有真意， | } | (5. 猶之惠風) |
| 欲辨已忘言。 | | |
| | | (6. 荏苒在衣) |

隱語第三句「飲之太和」，「飲之」二字隱「採菊東籬下」，採菊而飲之以酒也。¹¹⁴「太和」二字蓋隱「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二句。《易·乾卦·彖辭》：「保合太

¹⁰⁹ 《老子道德經注》一章(見《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

¹¹⁰ 同上注，二十章，頁47。

¹¹¹ 《論語集注》，卷一，頁56。

¹¹² 神，船母真韻開口三等，食鄰切；辰，禪母真韻開口三等，植鄰切(參《廣韻聲系》，頁770, 975)。

¹¹³ 《孟子集注》，卷一，頁203。

¹¹⁴ 按陶潛〈飲酒〉其五云：「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文選》卷三十題作〈雜詩〉。李善注云：「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萍之隨波。』」

和。」¹¹⁵此字面出處，其實用《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¹¹⁶之意。「日」為陽，「夕」為陰，山氣日夕俱佳，故曰「太和」。四句「獨鶴與飛」所以隱「飛鳥相與還」者，蓋用拆字格。「鶴」字從「雀」，義本「高至」，見《說文》，¹¹⁷世俗書字或以「雀」代「鶴」，猶以「彖」代「錄」之比。「鳥」飛還則「鶴」字獨餘「雀」，故曰「獨鶴（雀）與飛」也。五、六兩句「猶之惠風，萋萋在衣」表面似隱陶潛《歸去來兮辭》「風飄飄而吹衣」¹¹⁸之意，其實指《飲酒》詩「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句猶之《歸去來兮辭》中「雲（即《飲酒》詩所謂『山氣』）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¹¹⁹之意，而「萋萋」二字又隱陶潛《雜詩》「萋萋歲月頽，此心稍已去」¹²⁰也。故細按之則猶之「惠風在衣」者，隱「此中有真意」，即猶之《歸去來兮辭》也。猶之「萋萋」者，隱「欲辨已忘言」也，「忘」字去其心為「亡」，「言」者辭也，亡言者，隱無「辭」字，合五、六二句隱語，即謂陶詩「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寓「歸去來兮」之意云爾。

所可注意者為「獨鶴與飛」一句隱語，已有學者指出句式乃仿韓愈《柳州羅池廟碑銘》之「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¹²¹惟蘇軾《和陶東方有一士》詩中有句云：「借君無弦琴，寓我非指彈。豈惟舞獨鶴，便可攝飛鸞。」¹²²此蓋由陶潛原詩「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¹²³變化而來，《詩品》「獨鶴」句適隱陶詩，似非偶然。

至於「高古」一品第五句「月出東斗」，其為樂恬蘇軾《赤壁賦》「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¹²⁴之意，至為明白。實則此品五、六句隱語之用，蓋謂張九齡之《望月懷遠》也：

海上生明月，（5. 月出東斗）
天涯共此時。（6. 好風相從）

¹¹⁵ 王弼《周易注》（見《王弼集校釋》），頁213。

¹¹⁶ 《老子道德經注》四十二章，頁117。

¹¹⁷ 《說文解字注》五篇下《門部》，頁二十七上（總頁228）。

¹¹⁸ 《陶淵明集》，頁160。

¹¹⁹ 同上注，頁161。

¹²⁰ 同上注，頁117。

¹²¹ 《韓昌黎集》（香港：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六冊，頁60-61。

¹²² 《蘇軾詩集》，卷四十一，頁2267。

¹²³ 《陶淵明集》，頁112。

¹²⁴ 《蘇軾文集》，卷一，頁6。

按謝莊〈月賦〉云：「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¹²⁵而上引〈赤壁賦〉兩句之下則接以「白露橫江，水光接天」。「高古」一品第五句用〈赤壁賦〉，以「江」喻「海」，第六句則暗用〈月賦〉之意也。¹²⁶

他如「縝密」一品第五句「水流花間」，前人已注意及此句與蘇軾〈十八大阿羅漢頌〉「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關係，¹²⁷《詩品》此句或作「水流花開」，而字當從《詩家一指》本作「間」不作「開」者，以此品一至六句實隱杜甫〈戲題王宰畫〉也：

十日畫一水，	}	(1. 是有真跡)
五日畫一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	}	(2. 如不可知)
王宰始肯留真跡。		
壯哉崑崙方壺圖，	}	(3. 意象欲生)
掛君高堂之素壁。		
巴陵洞庭日本東，	}	(4. 造化已奇)
赤岸水與銀河通。		
中有雲氣隨飛龍，	}	(5. 水流花間)
舟人漁子入浦潏，		
山木盡亞洪濤風。		(6. 清露未晞)

按王安石〈桃源行〉有句云：「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因）相問。」¹²⁸意「縝密」一品以「水流花間」之隱杜詩「舟人漁子入浦潏」者，蓋亦有取於此。而此品七至十二句則隱王安石詩也，其詳已見前述。

尙有一事可視為《詩品》作者受蘇軾影響者，厥為陶潛詩於《詩品》所佔之比重。東坡好陶，和陶詩殆遍。自言「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¹²⁹《詩品》之隱陶詩者多至十品，而李白、杜甫詩各見於九品而已。茲將《詩品》所隱各家詩作所佔隱語比重表列於後：

¹²⁵ 《文選》，卷十三，頁十五下（總頁197）。

¹²⁶ 〈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與張詩「天涯共此時」意同。而「臨風歎兮將焉歇」則接「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後，故《詩品》隱語作「好風相從」也。

¹²⁷ 清楊廷芝《二十四詩品淺解》云：「『花間』俗誤作『花開』。『水流花開』，其上文是『空山無人』，句乃開中之合，與此毫無干涉；且『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乃東坡〈羅漢贊詞〉，豈東坡猶抄寫舊語？」（見《司空圖〈詩品〉解說二種》，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頁108）又所引東坡〈羅漢贊詞〉當為〈十八大阿羅漢頌〉，見《蘇軾文集》，卷二十一，頁589。

¹²⁸ 《臨川先生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64年），頁113。

¹²⁹ 〈與蘇轍書〉，轉引自《陶淵明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上編，頁35。又見《蘇軾文集》所附《蘇軾佚文集編》，卷四，頁2515。

考宋人尊陶，不減李、杜，肇始或自蘇、黃。東坡稱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¹³⁰而「綺麗」一品亦隱陶詩，此《詩品》作者同於東坡者也。

雖然，《詩品》作者亦非一味步趨蘇軾者，若《詩品》之隱徐凝詩，見於「典雅」、「清奇」、「超詣」三品。李、杜之外，若李商隱者，亦僅見於四品而已。按蘇軾有詩題作「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者，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¹³¹蘇軾視為惡詩，而《詩品》則目為「典雅」。此品七、八兩句隱語為「眠琴綠陰，上有飛瀑」，「上有飛瀑」即隱徐凝之〈廬山瀑布〉：

今古長如白練飛，
一條界破青山色。（8. 上有飛瀑）

知所隱為徐凝詩者，以此品七句亦隱徐凝之〈漢宮曲〉也：

水色簾前流玉霜， }
趙家飛燕侍昭陽。 } （綠陰）
掌中舞罷簫聲絕， （琴）
三十六宮秋夜長。 （眠）

按「纖穠」一品以「柳陰路曲，流鶯比鄰」隱李白〈清平調〉之「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故知徐凝「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之句，亦可以「綠陰」二字隱之。玉霜謂白，與「綠」相借代，而飛燕則棲於柳陰也。「掌中舞罷簫聲絕」者，「琴」、「簫」同為樂器，用相借代。而「三十六宮秋夜長」者，則正好眠也（又「眠琴」則「聲絕」矣，復與徐詩第三句相照應）。隱語會詩意，從後溯迴而上，其法亦猶「豪放」一品以「由道返氣」隱李白〈蜀道難〉也：

噫，吁戲， （氣） ↑
危乎高哉， （返） ↑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由道） ↑

「道」謂蜀道，而《莊子·齊物論》云：「大塊噫氣。」¹³²此「由道返氣」之謂也。

¹³⁰ 同上注。

¹³¹ 《蘇軾詩集》，卷二十三，頁1210-11。

¹³² 郭慶藩：《莊子集釋》，《諸子集成》本（香港：中華書局重印，1978年），頁22。

「典雅」、「清奇」而外，徐凝詩之隱於「飄逸」一品者為：

和川守侍郎緱山題仙廟

王子緱山石殿明，
白家詩句詠吹笙。
安知散席人間曲，
不是寥天鶴上聲。

(3. 緱山之鶴)

和嵩陽客月夜憶上清人

獨夜嵩陽憶上仙，
月明三十六峰前。
瑤池月勝嵩陽月，
人在玉清眠不眠。

(4. 華頂之雲)

傷畫松道芬上人（因畫釣臺江山而逝）

百法驅馳百年壽，
五勞消瘦五株松。
昨來聞道嚴陵死，
畫到青山第幾重。

(5. 高人畫中)
(6. 令色網緼)

按第四句「華頂之雲」，蓋以「華頂」代「嵩陽」，¹³³以「雲」代「月」也。筆者以為《詩品》所隱徐凝詩句之多，實以其人與《詩品》作者身世相似大有關係（詳見《詩品》作者為南宋戴復古之推斷），茲不具論。

《書黃子思詩集後》無一語道及李商隱，而《詩品》隱義山詩則見於「典雅」、「勁健」、「精神」、「形容」四品，僅居陶、李、杜之後，數量遠較韋、柳為多。而「形容」一品十二句，則全隱義山詩者也：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1. 絕佇靈素）
一絃一柱思華年。（2. 少迴清真）
莊生曉夢迷蝴蝶，（3. 如覓水影）
望帝春心託杜鵑。（4. 如寫陽春）

¹³³ 以「華頂」代「嵩陽」，則「華」字似解華嶽為合。其實「華頂」乃天台山主峰，賈島《送鄭山人遊江湖》詩云：「南遊衡嶽上，東往天台裏。足躡華頂峰，目觀滄海水。」（《全唐詩》，卷五百七十一，頁6627）又《送天台僧》詩云：「遠夢歸華頂，扁舟背岳陽。」（卷五百七十二，頁6637）可證。

重過聖女祠

一春夢雨常飄瓦，
盡日靈風不滿旗。 } (5. 風雲變態)
萼綠華來無定所，
杜蘭香去未移時。 } (6. 花草精神)

常娥

常娥應悔偷靈藥，
碧海青天夜夜心。 (7. 海之波瀾)

無題

劉郎已恨蓬山遠，
更隔蓬山一萬重。 (8. 山之嶙峋)

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 (9. 俱似大道)
他生未卜此生休。 (10. 妙契同塵)
空聞虎旅傳宵柝， (11. 離形得似)
無復雞人報曉籌。 (12. 庶幾斯人)

按此品首句「絕佇靈素」所以隱「錦瑟無端五十絃」者，「絕」者色絲也，喻錦。「佇」字同「儲」，「儲」可拆為「言人者」三字，蓋隱錦瑟所以言人也。杜甫〈曲江對雨〉有句云：「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¹³⁴「靈」謂湘靈，義山〈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有句云：「雨打湘靈五十絃。」¹³⁵「素」字則謂絲絃也。第二句「少迴清真」所以隱「一絃一柱思華年」者，以李白〈古風〉其一有句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由「垂衣貴清真」句稍為迴讀，即見「綺麗」、「建安」字眼，「綺麗」謂華，「建安」謂年號也。得所隱義山詩「華年」二字。《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¹³⁶意三句「如覓水影」所從出，所以隱義山詩莊生夢蝶之意。五句「風雲變態」，「雲」變為「雨」也。六句「花草精神」，或從江公著「亂花柔草長精神」¹³⁷之句變出，蓋

¹³⁴ 《全唐詩》，卷二百二十五，頁2410。

¹³⁵ 同上注，卷五百三十九，頁6156。

¹³⁶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五十三家集註》（臺北：真善美出版社，1969年），頁322。

¹³⁷ 參《能改齋漫錄》卷十一「江公著由微雨詩知名」條。詳見本文注103。

以「萼綠華」爲花之「精」，「杜蘭香」爲草之「神」也。¹³⁸ 七句「海之波瀾」，謂常娥心事如波濤也。九至十二句隱〈馬嵬〉詩，「大道」謂大九州、小九州之說也。¹³⁹ 十句以「契」代「卜」，「同塵」者，同於塵土，謂「此生休」也。綜觀所隱義山詩，確爲妙於形容者也。《詩品》於宋詩隱歐、蘇、王、黃，且錄苑陵，而不及西崑，惟於晚唐詩隱義山者特多，豈以義山代西崑歟！¹⁴⁰

〈書黃子思詩集後〉對《詩品》作者之影響，至關重要者尤在於東坡有感於司空圖「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二語。《詩品》雖非司空圖作，然不得謂與司空圖毫無關係。襲取二十四之數，此品目之跡所易見。而各品隱語之用，實際含義在字面意義之外，是亦「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也。此固可謂《詩品》作者因東坡此文而間接受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所啟發，而表聖論詩之文，〈與李生論詩書〉而外，別有〈與王駕評詩〉者，於破解「雄渾」一品關係尤大。「雄渾」一品爲《詩品》全篇之綱領，編校《詩家一指》者已不知各品隱語之功用，乃於「雄渾」一品品目下注「杜少陵」，或受葉少蘊《石林詩話》論老杜七言詩氣象雄渾之說所影響。¹⁴¹ 不知此品實隱李白〈古風〉其一：

- 大雅久不作，（1. 大用外腓）
 吾衰竟誰陳。（2. 真體內充）
 王風委蔓草，（3. 返虛入渾）
 戰國多荆榛。（4. 積健爲雄）

¹³⁸ 「萼綠華」出典參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135，注10；「杜蘭香」出典參同書，頁370，注6。

¹³⁹ 參《玉谿生詩集箋注》，頁605。

¹⁴⁰ 《詩品》作者戴復古，其〈望江南〉詞自嘲云：「賈島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語不妨村，誰解學西崑。」蓋以賈島、杜甫、李商隱自況。劉攽《中山詩話》載楊億（大年）不喜杜甫詩，謂爲村夫子（見《歷代詩話》本，頁288）。同書又載「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我爲諸館職搏擗至此。』聞者懽笑。」（頁287）戴復古所謂「誰解學西崑」者，蓋指學西崑宗尚義山而不得其法者言之。戴復古學詩於陸游，陸游亦深於義山者。今所見《石屏集》卷七有〈無題〉一首，詩云：「憶聞春燕語離梁，又聽秋鴻叫斷腸，一縷沈煙飛不過，兩樓相對立斜陽。」其規模義山之迹顯然。

¹⁴¹ 《石林詩話》卷下：「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量，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見《歷代詩話》，頁432）其後仇兆鰲《杜詩詳註》附編錄諸家論杜語，有范曄〈詩品五則〉，仇氏注云：「《詩品》本司空圖所作，范氏引此以證李杜。」又於「大用外腓」至「來之無窮」一則下注云：「此論雄渾，以杜少陵當之。」（見《杜少陵集詳註》，香港：太平書局，1966年，第十冊，頁七十七）是知仇氏所據者爲《范德機詩家一指》也。

- 龍虎相啖食，（5. 具備萬物）
 兵戈逮強秦。（6. 橫絕太空）
 正聲何微茫，（7. 荒荒油雲）
 哀怨起騷人。（8. 寥寥長風）
 揚馬激頰波，
 開流蕩無垠。 }（9. 超以象外）
 廢興雖萬變，（10. 得其環中）
 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11. 持之匪強）
 綺麗不足珍。（12. 來之無窮）

按司空圖〈與王駕評詩〉云：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哲賢，亦未足自謂。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揚〕。今之執藝者反是，若即鑿〔鑿〕而勒其病也，唯恐彼之察，藥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痛哉！……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澹，若清沈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德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徒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¹⁴²

表聖此文，以唐代「雅風」，至李、杜而極。心輕元、白，方之都市豪估。而《詩品》所隱句圖，亦無元、白之作，李、杜則多至九品。至論「右丞、蘇州，趣味澄澹」，似為嚴羽《詩辨》「盛唐諸人，惟在興趣」之說所從出。而《詩品》作者，所重猶在「思與境偕」，並不作滄浪「妙悟」之高論也（說詳《〈詩品〉作者為南宋戴復古之推斷》）。

「雄渾」首句「大用外腓」所以隱「大雅久不作」者，蓋用〈與王駕評詩〉「足下末伎之工」云云之意。王駕，字大用，¹⁴³ 雄渾首句「大用」二字蓋隱「王大用」也。「外腓」者，《說文》「疋」字解曰：「疋，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為詩大雅字，亦以為足字。」¹⁴⁴「疋」字「外腓」則餘「下从止」之「止」，實隱「足下」之意，〈與王駕評詩〉首句即以「足下」始也。李白

¹⁴² 《司空表聖文集》，《續古逸叢書》本，卷一，頁七上至七下。

¹⁴³ 參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四冊，頁252。

¹⁴⁴ 《說文解字注》，二篇下，頁三十一下至三十二上（總頁84-85）。

〈古風〉「大雅久不作」一篇亦評詩者，故隱語以與〈與王駕評詩〉相表裏。而隱語之妙，猶有進者。蓋「腓」與「蜚」形聲相近，¹⁴⁵「大用外腓」者，謂（王）大用則將外蜚（飛）也。按《史記·楚世家》載伍舉諫楚莊王曰：

伍舉入諫，曰：「願有進隱。」曰：「有楚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¹⁴⁶

「腓」與「疋」（雅）字之關係，已見上引《說文》。以諸隱之法解讀「大雅久不作」，則「大雅」猶大鳥也，「久不作」猶之乎「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也。此喻見於《史記》者，言莊王將大用也，《詩品》作者活用伍舉所進隱語，亦可以例下文皆隱語也。

二句「真體內充」隱「吾衰竟誰陳」，白詩典出《論語·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¹⁴⁷無可與陳，故曰「內充」。言「真體」者，謂非夢也。三句「返虛入渾」隱「王風委蔓草」，以風為虛，以蔓草為渾也。按《詩·王風》之後為《鄭風》，《鄭風·野有蔓草》序云：「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¹⁴⁸「澤不下流」者，謂源泉也，《孟子·離婁》：「源泉混混，不舍晝夜。」¹⁴⁹「混」聲同「渾」，¹⁵⁰隱語用「渾」相借代也。

四句「積健為雄」，表面上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¹⁵¹之意。實則「健」字於此指健卒，「雄」字指鬼雄，用《九歌·國殤》「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¹⁵²之意。壘壘白骨，沒於荆榛，此戰國之象，故曰「積健為雄」也。

五句「具備萬物」，語出《孟子·盡心》「萬物皆備於我矣」，¹⁵³遂至如《孟

¹⁴⁵ 腓，奉母微韻合口三等，符非切；蜚通飛，飛字非母微韻合口三等（參《廣韻聲系》，頁450，449）。

¹⁴⁶ 《史記》，卷四十，頁1700。又《史記·滑稽列傳》則以此事繫之淳于髡。文云：「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卷一百二十六，頁3197）以世次言，伍舉進隱為早。

¹⁴⁷ 《論語集注》，卷四，頁94。

¹⁴⁸ 《毛詩正義》，卷四之四，頁十一上（總頁182）。

¹⁴⁹ 《孟子集注》，卷八，頁293。

¹⁵⁰ 混、渾皆胡本切，混韻。

¹⁵¹ 王弼：《周易注》，頁213。

¹⁵² 《楚辭集注》，頁47。

¹⁵³ 《孟子集注》，卷十三，頁350。

子·梁惠王)所謂「獸相食」¹⁵⁴者，以無物可食故。白詩「龍虎相啖食」者，即「獸相食」，其原因即在「萬物皆備於我」故。此處活用《孟子》，令人發噱。

六句「橫絕太空」與所隱「兵戈逮強秦」之關係，則更為轉折。「橫絕太空」蓋用迴日戈之典，李白〈日出入行〉云：「魯陽何德，駐景揮戈。」¹⁵⁵《淮南子·覽冥訓》：「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擣之，日爲之反三舍。」¹⁵⁶又〈天文訓〉云：「日出于暘谷，浴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餽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¹⁵⁷案餽時爲「暮」，魯陽公揮戈迴日，日反三舍。日由「餽時」當至「大還」，反三舍則自「餽時」而「小還」而「正中」，正中即日午也。〈天文訓〉又云：「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¹⁵⁸故比合〈覽冥訓〉與〈天文訓〉觀之，知日反三舍爲午爲秦，乃得「橫絕太空」所以隱「兵戈逮強秦」之意。「雄渾」一品第五句活用《孟子》，此句則活用《淮南子》，慧心巧思，難與並儔矣。

《詩品》作者屢用《孟子》典故，「雄渾」一品第七句「荒荒油雲」，亦出《孟子·梁惠王》「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¹⁵⁹「雨」與「羽」聲諧，亦見用於「悲慨」一品，已見前述。宮、商、角、徵、羽爲「正聲」，今也但見「油雲」，未嘗「下雨」，雨（羽）爲「正」聲，故曰「正聲何微茫」也。

八句「寥寥長風」隱「哀怨起騷人」，「風」於此又可解作「國風」，《史記》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¹⁶⁰此「長風」所以「起騷人」也。

九句「超以象外」，意合於「開流瀉無垠」，「無垠」故在「象外」。十句「得其環中」意合於「廢興雖萬變」，以「萬變不離其宗〔中〕」也。

李白原詩作「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雄渾」一品以第十一句「持之匪強」隱「綺麗不足珍」，意甚顯豁。第十二句「來之無窮」隱「自從建安來」，蓋以李白原詩此下尚有「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足見文運無窮之意。

《詩品》隱語，神巧天功，尤見於「聖代復元古」以下各句，是蓋隱中之隱也。上

¹⁵⁴ 同上注，卷一，頁205。

¹⁵⁵ 《李白集校注》，卷三，頁267；《全唐詩》，卷一百六十二，頁1687-88。

¹⁵⁶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六，頁193。

¹⁵⁷ 同上注，卷三，頁108。

¹⁵⁸ 同上注，頁124。

¹⁵⁹ 《孟子集注》，卷一，頁207。

¹⁶⁰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卷八十四，頁2482。

文已指出《詩品》實隱二十四句圖，各品隱語，猶之圖贊，其構思蓋受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所啟發。而蘇軾此文，則有感於司空圖（表聖）論詩之語與圖「自列其詩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者也。《詩品》貌若詩論，而隱各家詩以為示例，以娛己娛人，別寄沈痛之意。隱語或涉時諱，故未敢明署作者爵里姓名。流傳既久，後人不究作者本旨，僅以詩論視之。迄於明季，乃有牽合東坡此文，視此二十四品為司空圖作，固不必遽定為《詩品》作者之立心作偽也。所以知其不然者，蓋以作者已自隱其姓名於「雄渾」之句圖中矣。句圖表面至「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而止。隱中之隱者，即緊接之「聖代復元古」以下各句。作者姓名則隱於「聖代復元古」一句之內，「聖代」者聲諧「姓戴」，謂作者姓戴名復古也。再以隱語角度考察戴復古、蘇軾、司空圖三人姓名、表字與《詩品》作意之關係，益驚駭於「雄渾」一品隱中之隱為不可思議。蓋戴復古(1167-?)字式之，號石屏。《詩品》之所取式者，則蘇軾也。蘇軾文中謂司空圖「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而《詩品》則隱二十四句圖也。故此所謂《詩品》者，斯（司）「空圖」而已，¹⁶¹必有據此「圖贊」發得所隱之句圖，然後得《詩品》作者之用心焉。「雄渾」一品隱中之隱，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作結，此所謂「希聖」者，實隱司空表聖也。謂《詩品》論詩之意，規模司空表聖者也；司空圖，字表聖，蘇軾文中所謂「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亦可理解為有得於表聖也。「雄渾」一品首句「大用外腓」隱隱然用表聖〈與王駕評詩〉之意，以與李白「大雅久不作」一篇相比附。而破解「大用外腓」一語所以隱「大雅久不作」者，又必自《史記·楚世家》所載伍舉「今有進隱」始。故必先明《詩品》之為隱語，然後可發得句圖也。「絕筆於獲麟」者，孔子作《春秋》，至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而止。《史記·孔子世家》：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¹⁶²

按《論語·子罕》所記夫子之言作「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¹⁶³「鳳鳥不至」一句似亦可比附「大雅久不作」，茲不具論。而「河不出圖」者，蓋隱「何不」出「圖」之意，句圖不出，則《詩品》作者之意不彰。《詩品》首「雄渾」，寓意亦深微宏遠矣！

戴復古生於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於宋理宗淳祐(1241-1252)年間，壽八十餘，有《石屏詩全集》行世，板後散佚。今所見本，乃其後人戴鏞於明弘治年間雜集

¹⁶¹ 司，心母之韻開口四等，息茲切；斯，心母支韻開口四等(參《廣韻聲系》，頁639，18)。之、支合韻。

¹⁶² 《史記》，卷四十七，頁1942。

¹⁶³ 《論語集注》，卷五，頁111。

《石屏小集》、《石屏續集》、《石屏後集》第四稿下卷、第五稿上下二卷重行刊板者。¹⁶⁴ 戴復古為南宋著名之「江湖派」詩人，所為詩生前多次編集，而此《二十四詩品》不與焉。故交序跋，亦無一語及於《詩品》者。《詩品》本近贊體，不入詩集，雖近於理，而附載詩集之後，亦無不可。是知不入集者，當別有故。上文已指出「雄渾」一品雖隱李白〈古風〉「大雅久不作」一首，而白詩實規模陶潛〈飲酒〉其二十者也。陶詩云：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¹⁶⁵

比較陶、李二詩，押韻同，鋪排亦自相似。陶詩「漂流逮狂秦」句，李詩作「兵戈逮狂秦」，因襲之跡猶為顯然。《詩品》借李喻陶，亦見於「曠達」一品七、八兩句隱陶潛〈讀山海經〉之例：

孟夏草木長，
 逸屋樹扶疏。
 眾鳥欣有託，
 吾亦愛吾廬。
 ……

} (7. 花覆茅簷)

歡言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
 好風與之俱。

} (8. 疏雨相過)

按「花覆茅簷」句蓋從李白〈贈崔秋浦〉「簷花落酒中」出來，白詩全篇為：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山鳥下聽事，簷花落酒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¹⁶⁶

¹⁶⁴ 按《石屏詩集》十卷，今可見者有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弘治刊本，影本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別有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臨海宋氏《台州叢書》本，二本於卷十之後附馬金(汝礪)〈書石屏詩集後〉及戴鏞〈跋〉文，言重刊原委甚詳(今人金芝山點校《戴復古詩集》將此二跋與原載卷首各序暨「題跋」併為「附錄二」)。

¹⁶⁵ 《陶淵明集》，頁99。

¹⁶⁶ 《李白集校注》，卷十，頁705；《全唐詩》，卷一百六十九，頁1747。

是故《詩品》可藉「花覆茅簷」隱喻陶所居之宅也。明乎此，則「雄渾」一品亦可因李白詩而及其所規模之陶潛原作也。《詩品》表面論詩，而所隱李詩第一句即為「大雅久不作」，與此相關之陶詩復有「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者，此作者意在腹誹「江湖詩案」與其後詔令禁士人作詩事也！

江湖詩案，見載於宋人筆記者，有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四「詩禍」條：

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¹⁶⁷

另周密(1232-1298)《齊東野語》卷十六「詩道否泰」條則云：

寶慶間，李知孝為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為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為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為諱者兩年。¹⁶⁸

羅大經生平事跡不詳，據近人考訂生年當不應晚於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卒年當在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或以後。¹⁶⁹記「江湖詩案」發生於理宗寶慶(1225-1227)、紹定(1228-1233)間，其事則耳目所及聞見。周密年輩稍後，所記或採自近聞脛說，而較羅加詳。此外方回(1227-1307)《瀛奎律髓》卷二十劉克莊(潛夫)《落梅》詩評亦備論詩禍始末，文云：

當寶慶初，史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嶽藁》[劉潛夫撰]與焉。宗之賦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本改劉屏山句也。敖臞菴器之為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定丞相之死，韓侂胄下吏逮捕，亡命。韓敗，乃始登第，致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東風」之句為器之所作，言者併潛夫《梅》詩論

¹⁶⁷ 《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88。

¹⁶⁸ 《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93。

¹⁶⁹ 參《鶴林玉露》之「點校說明」，見本書頁1。

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初，彌遠議下大理逮治，鄭丞相清之在瑣闥，白彌遠中輟，而宗之坐流配。於是詔禁士大夫作詩。……紹定癸巳，彌遠死，詩禁解。¹⁷⁰

據序文推知《鶴林玉露》成書在宋淳祐戊申(1248)前後，《瀛奎律髓》有方回元至元癸未(1283)序，《齊東野語》有至元辛卯(1291)戴表元序。方、周不必為前朝「當國者」諱，故論事之始末較羅著為詳。要之劈《江湖集》板，詔禁士大夫作詩皆當時事實。¹⁷¹《二十四詩品》寫成或在紹定間(詳見〈《詩品》作者為南宋戴復古之推斷〉)，詩禁尚未解而《江湖集》已劈板矣。《詩品》首「雄渾」，所隱李白詩以「大雅久不作」始，悲詩禁也。李白詩自陶潛「羲農去我久」一首出，陶詩「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者，悲《江湖集》之毀板也。

宋世詩禍，最著者為「烏臺詩案」，事繫蘇軾。《二十四詩品》之為隱語，有取於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者，豈徒以文字遊戲為哉！為詩案也。今本《石屏詩集》卷六有〈曾景建得罪，道州聽讀〉一首，詩云：

聞說烏臺欲勘詩，此身幸不墮危機。少陵酒後輕嚴武，太白山前忤貴妃。遷客芬芳窮也達，故人評論是耶非。飽參一勺濂溪水，帶取光風霽月歸。¹⁷²

詩題「道州聽讀」者，指曾景建謫春陵事也。《詩品》以「烏臺詩案」況「江湖詩案」，此詩實為一有力旁證。

《詩品》隱前人詩句，亦猶賦詩斷章，但取所指，其微辭而諷者，不一而足。如「洗煉」一品，第十一、十二句隱李白〈把酒問月〉：

今人不見古時月，	}	(11. 流水今日)
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	}	(12. 明月前身)
共看明月皆如此。		

¹⁷⁰ 《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843-44。

¹⁷¹ 按前引方回《瀛奎律髓》詩評論劉克莊坐「江湖詩案」事，其中並及敖臞菴(器之)事實，或本之劉克莊(潛夫)〈臞菴敖先生墓誌銘〉(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四十八，頁1301-2)劉之文云：「先生〔按指敖陶孫〕詩名益重，托先生以行者益眾，而《江湖集》出焉，會有詔毀集，先生卒不免。」

¹⁷² 《戴復古詩集》，卷六，頁204。

按蘇軾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闕，命意即從李白此詩翻出。而《詩品》隱語作「流水今日，明月前身」者，「流水」隱「江湖」，「明月」則指蘇軾，蓋謂今日之「江湖詩案」，猶之蘇軾之「烏臺詩案」也。

宋雖佑文，而詩禍屢作。其以議論為詩之罪歟！抑譏諫之不逮也？石屏以遯辭譏譬，成此《詩品》，寓沈痛於閒適，等今人之另類抗議，不亦悲夫！

六、結語

《二十四詩品》流傳之迹，今已不得其詳。《石屏詩集》所附〈題式之詩卷後〉，有「同邑無逸林璧」七律一首，詩云：

少年曾讀石屏詩，老去江湖幸見之。百倍尋常真足惜，十存八九實堪悲。蛙鳴蟬噪人爭羨，天巧神功彼自知。我欲流傳天下去，為求完本補亡誰。

早歲讀《石屏集》，嘗怪「天巧神工彼自知」一句揄揚太過。今而後知殆為《詩品》而發。《詩品》隱語，諧謔而多諷，開首即為「江湖詩案」作不平鳴，故時人諱言之。其後既為編纂《詩家一指》者所採掇，則僅以詩論視之。世遂不復知《詩品》實隱二十四句圖，遑論其中託諷之意。顧《詩家一指》者，詩格一類之俗書，魯之靈光，掩於凡礫，後之校者又闇於事實，以「典雅」歸揭曼碩，「綺麗」歸趙松雪，「洗鍊」、「清奇」歸范德機，此許學夷《詩源辯體》所以譏為「卑淺不足言」者也。¹⁷³而毛子晉輩乃以《二十四品》屬之司空圖，編入叢部，今之學者以為其實取材於《詩家一指》，辨作者之非是，雖有廓清之功，而遽謂之偽書，蓋亦欲探本而未得其原耳。

《詩品》之為隱語，明以來無人知之。昔東坡解鮑明遠〈字謎〉詩，以為「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是「桑」字，¹⁷⁴今人則以為「土」字，¹⁷⁵寧可詎謂東坡之智不若歟？失其觸機，在智猶迷，雖詩壇宗匠如王漁洋者亦所不免。方東樹《昭昧詹言》抄本有「司空表聖《二十四品》亦多不可解」之語，¹⁷⁶已而去之。今也筆者以解隱語之法解之，自以為有得於遯辭譏譬之所指。歸納所得如下：

一、隱語有作正面提示者，如「沈著」一品以「夜渚月明」隱「澄江一道月分明」；有作反面提示者，如「纖穠」一品以「風日水濱」隱「雲雨巫山枉斷腸」；有作側面提示者，如「高古」一品以「好風相從」隱「天涯共此時」。而《詩品》品目之提示作用，則為是否正確理解隱語求得所隱詩句之最終判斷準則。

¹⁷³ 見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十五，頁341。

¹⁷⁴ 〈題鮑明遠詩〉，《蘇軾文集》，卷六十七，頁2093。

¹⁷⁵ 錢振倫：《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416。

¹⁷⁶ 《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頁470。

二、隱語靈活用典，為隱語與所隱詩句之關係製造多義性環境。如「雄渾」一品「橫絕太空」之用《淮南子》，「沈著」一品「海風碧雲」之用木玄虛《海賦》。

三、隱語多諧謔，如「自然」一品以「不取諸鄰」隱「園柳變鳴琴」，「雄渾」一品以「具備萬物」隱「龍虎相啖食」。

四、隱語多用聲諧，如以「雨」為「羽」，以「神」為「晨」。

五、隱語多用同類相代，如以「河」代「江」，以「琴」代「簫」。

七、隱語或用拆字法，如「沖淡」一品「獨鶴與飛」之「鶴」字，「形容」一品「絕佇靈素」之「儲（佇）」字。

八、隱語或用歇後，如「纖穠」之「采采流水」，歇後為「窈窕淑女」，以射杜詩之「自云良家子」也。如「沈著」一品「海風碧雲」之「碧雲」二字，歇後為「天」也。

九、隱語先後次第，偶有與所隱詩句原來次第不一致者，如「雄渾」一品「持之匪強，來之無窮」隱「綺麗不足珍，自從建安來」，而李白原詩實作「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也。

十、隱語一韻兩句，所隱詩句必出於同一作者，且多為同一首詩。隱語一句與所隱詩句一句相當者為常例，亦有與兩句相當者，其與三句相當或四句相當者為變例。

上舉多端，為其犖犖大者。謂予不信，然則「大用外腓」何以謂之「雄渾」？「隔溪漁舟」何以謂之「清奇」？「夫豈可道，假體遺愚」既非標舉妙境，亦非泛論詩風，何以謂之「流動」？若謂《詩品》四言亦猶《滄浪詩話》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斯為高韻，遂諉以不可解亦不必解之法以解之，則予之強作解人者，非獨均之笑談，亦亦婉諷之思，庶可暫免乎覆瓿歟！

附錄一：《二十四詩品》所隱詩句簡表

說明

一、為省篇幅，不載《二十四詩品》本文。現存《詩品》板本，以《續百川學海》本、《津逮秘書》本最早，實皆取材於《詩家一指》之「二十四品」而各有改動（異文可參「附錄二」），要之皆以同於《詩家一指》者為合。

二、所隱詩句皆注所據書籍、卷數、頁碼。所隱詩句若有顛倒，則以「∩」號表示之。

三、除陶詩外，《詩品》所隱唐以前詩作具見《文選》，另《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一篇則見《玉臺新詠》。

四、為方便尋檢，《詩品》所隱唐人詩作均據《全唐詩》（簡稱《全》）。

五、《詩品》所隱宋人詩作均據本集。

六、有關書籍所據板本如下：

1. 《詩家一指》（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明《名家詩法》、《名家詩法彙編》本，1973年初版）
2. 《文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1977年第1版，1987年第二次印刷）
3. 《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4. 陶潛：《陶淵明集》（逯欽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5.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版，1979年第二次印刷）
6. 梅堯臣：《宛陵集》（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7. 歐陽修：《歐陽文忠全集》（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8. 蘇軾：《蘇軾詩集》（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9.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1964年第二次印刷）
10. 黃庭堅：《山谷全集》（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一）雄渾

一至十二句隱李白〈古風〉其一之「大雅久不作」至「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全》卷161/頁1670）。

（二）沖淡

一至六句隱陶潛〈飲酒〉其五之「結廬在人境」至「欲辨已忘言」（本集頁89）。
 七至八句隱王維〈竹里館〉之「獨坐幽篁裏」至「明月來相照」（《全》卷138/頁1301）。

九至十二句隱陶潛〈歸園田居〉其三之「種豆南山下」至「帶〔戴〕月荷鋤歸」（本集頁42）。

（三）纖穠

一至四句隱杜甫〈佳人〉之「絕代有佳人」至「零落依草木」∽（《全》卷218/頁2287）。

五至八句隱李白〈清平調〉其二之「一枝紅豔露凝香」至「可憐飛燕倚新妝」
 （《全》卷164/頁1703）。

九至十二句隱崔顥〈登黃鶴樓〉之「昔人已乘黃鶴去」至「白雲千載空悠悠」
 （《全》卷130/頁1329）。

（四）沈著

一至四句隱杜甫〈蜀相〉之「丞相祠堂何處尋」至「隔葉黃鸝空好音」∽（《全》卷226/頁2431）。

五至六句隱杜甫〈夢李白〉其一之「故人入我夢」至「何以有羽翼」(《全》卷218/頁2289)。

七至八句隱杜甫〈夢李白〉其二之「出門搔白首」至「斯人獨顛顛」(《全》卷218/頁2289)。

九至十句隱黃庭堅〈登快閣〉之「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山谷外集》卷11/頁6下至7上)。

十一至十二句隱黃庭堅〈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爲之作詠〉之「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山谷內集》卷15/頁6下至7上)。

(五) 高古

一至二句隱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之「早服還丹無世情」至「手把芙蓉朝玉京」(《全》卷173/頁1773)。

三至四句隱李白〈山中問答〉之「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全》卷178/頁1813)。

五至六句隱張九齡〈望月懷遠〉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全》卷48/頁591)。

七至八句隱張繼〈楓橋夜泊〉之「月落烏啼霜滿天」至「夜半鐘聲到客船」(《全》卷242/頁2721)。

九至十二句隱陶潛〈歸園田居〉其一，九句隱「少無適俗韻」至「一去三十年」；十句隱「羈鳥戀舊林」至「守拙歸園田」；十一至十二句隱「戶庭無塵雜」至「復得返自然」(本集頁40)。

(六) 典雅

一至二句隱李商隱〈春雨〉，一句隱「悵臥新春白袷衣」，二句隱「紅樓隔雨相望冷」(《全》卷540/頁6188)。

三至四句隱李商隱〈楚宮〉之「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全》卷540/頁6186)。

五句隱崔顥〈行經華陰〉之「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全》卷130/頁1329)。

六句隱崔顥〈孟門行〉之「黃雀銜黃花」至「如何反彈射」(《全》卷130/頁1324)。

七句隱徐凝〈漢宮曲〉之「水色簾前流玉霜」至「三十六宮秋夜長」(《全》卷474/頁5377)。

八句隱徐凝〈廬山瀑布〉之「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全》卷474/頁5377)。

九至十句隱杜牧〈金谷園〉之「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全》卷525/頁6013）。

十一至十二句隱歐陽修〈贈王介甫〉之「翰林風月三千首」至「後來誰與子爭先」（本集卷57/頁1上）。

（七）洗煉

一至二句隱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之「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全》391/頁4403）。

三至四句隱李賀〈李憑箏篋引〉之「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全》390/頁4392）。

五句隱李賀〈北中寒〉之「爭瀋海水飛凌喧，山瀑無聲玉虹懸」（《全》卷393/頁4429）。

六句隱李賀〈美人梳頭歌〉之「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全》卷393/頁4434）。

七至八句隱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之「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全》卷391/頁4403）。

九句隱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其十之「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全》卷167/頁1726）。

十句隱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全》卷174/頁1787）。

十一至十二句隱李白〈把酒問月〉之「今人不見古時月」至「共看明月皆如此」（《全》卷179/頁1827）。

（八）勁健

一句隱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之「嶧山之石野火焚」至「書貴瘦硬方通神」（《全》卷222/頁2360）。

二句隱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之「昔有佳人公孫氏」至「天地爲之久低昂」（《全》卷222/頁2356）。

三至四句隱杜甫〈秋興八首〉其一之「玉露凋傷楓樹林」至「塞上風雲接地陰」（《全》卷230/頁2509）。

五至八句隱韓愈〈山石〉之「鋪牀拂席置羹飯」至「時見松櫪皆十圍」（《全》卷338/頁3785）。

九至十句隱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之「前不見古人」至「獨愴然而涕下」（《全》卷83/頁902）。

十一至十二句隱李商隱〈韓碑〉，十一句隱「帝得聖相相曰度」至「功無與讓思不

譬」；十二句隱「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至「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聖功書之碑」。（《全》卷539/頁6154）。

（九）綺麗

一至二句隱張籍〈酬朱慶餘〉之「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全》卷386/頁4362）。

三至四句隱朱慶餘〈近試上張籍水部〉之「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全》卷515/頁5892）。

五至六句隱高蟾〈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之「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全》卷668/頁7649）。

七至八句隱溫庭筠〈商山早行〉之「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露」（《全》卷581/頁6741）。

九至十二句隱陶潛〈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九句隱「今日天氣佳」；十句隱「清吹與鳴彈」；十一句隱「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十二句隱「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本集頁49）。

（十）自然

一至二句隱謝靈運〈登池上樓〉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文選》卷22/頁10下）。

三至四句隱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之「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文選》卷22/頁12下）。

五至六句隱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之「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文選》卷25/頁23上）。

七至八句隱陶潛〈和郭主簿〉其一之「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本集頁60）。

九句隱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之「落葉徧空山，何處尋行跡」（《全》卷118/頁1921）。

十句隱韋應物〈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之「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全》卷62/頁733-34；於此據《能改齋漫錄》定爲韋應物作，參本文注103）。

十一至十二句隱梅堯臣〈傷白雞〉。十一句隱「念始託茲地」至「得以深理推」；十二句隱「昨宵天氣黑」至「蕩漾隨風吹」（本集卷1/頁2上）。

（十一）含蓄

一至四句隱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一至二句隱「將軍魏武之子孫」至「文采風流今尚存」；三至四句隱「弟子韓幹早入室」至「忍使驂驪氣凋喪」（《全》卷220/頁2322）。

五至六句隱陶潛〈神釋〉。五句隱「大鈞無私力」至「豈不以我故」；六句隱「甚念傷吾生」至「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本集頁37）。

七句隱陶潛〈飲酒〉其二十之「如何絕世下」至「空負頭上巾」(本集頁99)。

八句隱陶潛〈贈長沙公族祖〉之「於穆令族」至「載警秋霜」(本集頁18)。

九至十句隱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九句隱「紈袴不餓死」至「賤子請具陳」；十句隱「焉能心怏怏」至「萬里誰能馴」(《全》卷216/頁2252)。

十一至十二句隱歐陽修〈謝判官幽谷種花〉之「淺深紅白宜相間」至「莫教一日不花開」(本集卷11/頁6下)。

(十二) 豪放

一句隱李白〈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之「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全》卷178/頁1813)。

二句隱李白〈江上吟〉之「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傲視凌滄州」(《全》卷166/頁1716)。

三句隱李白〈蜀道難〉之「噫，吁戲」至「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全》卷162/頁1680)。

四句隱李白〈將進酒〉之「人生得意須盡歡」至「千金散盡還復來」(《全》卷162/頁1682)。

五至六句隱李白〈有所思〉之「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至「白波連山倒蓬壺」(《全》卷163/頁1692)。

七至八句隱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之「蓬萊文章建安骨」至「欲上青天覽日月」(《全》卷177/頁1809)。

九至十句隱李白〈飛龍引〉其二之「紫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至「娥眉蕭颯如秋霜」(《全》卷162/頁1683)。

十一至十二句隱李白〈短歌行〉之「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全》卷164/頁1705)。

(十三) 精神

一至二句隱杜甫〈登高〉，一句隱「風急天高猿嘯哀」至「無邊落木蕭蕭下」，二句隱「不盡長江滾滾來」(《全》卷227/頁2467)。

三句隱杜甫〈曲江〉其二之「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全》卷225/頁2410)。

四句隱杜甫〈歎庭前甘菊花〉之「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蕊重陽未堪摘」(《全》卷216/頁2256)。

五句隱李白〈鸚鵡洲〉之「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全》卷180/頁1838)。

六句隱李白〈蘇臺覽古〉之「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全》卷181/頁1846)。

七至八句隱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之「兩人對酌山花間，一杯一杯復一杯」（《全》卷182/頁1856）。

九至十句隱李商隱〈無題〉之「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全》卷539/頁6164）。

十一至十二句隱李商隱〈隋宮〉之「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全》卷539/頁6165）。

（十四）縝密

一至六句隱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之「十日畫一水」至「舟人漁子入浦潏，山木盡亞洪濤風」（《全》卷219/頁2305）。

七至八句隱王安石〈北山〉之「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本集卷28/頁320）。

九至十句隱王安石〈謝安墩〉其一之「我名公字偶相同」至「不應墩姓尚隨公」（本集卷28/頁317）。

十一至十二句隱王安石〈泊船瓜洲〉之「春風又〔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本集卷29/頁331）。

（十五）疏野

一至四句隱陶潛〈桃花源〉詩。一句隱「嬴氏亂天紀」至「來逕遂蕪廢」；二句隱「相命肆農耕」至「秋熟靡王稅」；三句隱「荒路曖交通」至「斑白歡遊詣」；四句隱「草榮識節和」至「于何勞智慧」（本集頁167）。

五句隱杜甫〈遣興五首〉其一之「又如墮坻松，用舍在所尋」（《全》卷218/頁2290）。

六至八句隱杜甫〈遣興五首〉其三。六句隱「陶潛避俗翁」至「頗亦恨枯槁」；七至八句隱「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全》卷218/頁2291）。

九至十句隱韋應物〈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之「自慙居處崇」至「性達形迹忘」（《全》卷186/頁1901）。

十一句隱韋應物〈長安遇馮著〉之「問客何爲來」至「冥冥花正開，颺颺燕新乳」（《全》卷190/頁1955）。

十二句隱韋應物〈東郊〉之「終罷斯結廬，慕陶直可庶」（《全》卷192/頁1979）。

（十六）清奇

一至二句隱柳宗元〈南澗中題〉之「回風一蕭瑟」至「寒藻舞淪漪」（《全》卷352/頁3942）。

三至四句隱柳宗元〈江雪〉之「千山鳥飛絕」至「獨釣寒江雪」（《全》卷352/頁3948）。

五至六句隱徐凝〈天台獨夜〉之「銀地秋月色」至「誰知屐齒盡，爲破蒼苔行」（《全》卷474/頁5375）。

七至八句隱柳宗元〈漁翁〉之「漁翁夜傍西巖宿」至「欸乃一聲山水綠」（《全》卷353/頁3957）。

九至十句隱柳宗元〈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九句隱「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十句隱「淡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全》卷351/頁3929）。

十一至十二句隱柳宗元〈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之「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全》卷351/頁3929）。

(十七) 委曲

一至二句隱杜牧〈山行〉之「遠上寒山石徑斜」至「霜葉紅於二月花」（《全》卷524/頁5999）。

三句隱李白〈望廬山瀑布〉之「日照香爐生紫煙」至「疑是銀河落九天」（《全》卷180/頁1837）。

四句隱李白〈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之「一爲遷客去長沙」至「江城五月落梅花」（《全》卷182/頁1857）。

五句隱杜甫〈洗兵馬〉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全》卷217/頁2279）。

六句隱杜甫〈秦州雜詩〉其八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全》卷225/頁2418）。

七至八句隱杜牧〈齊安郡中偶題〉其一之「多少綠荷相倚恨，一時迴首背西風」（《全》卷522/頁5966）。

九至十句隱杜甫〈崔駙馬山亭宴集〉之「蕭史幽棲地」至「亂石閉門高」（《全》卷224/頁2399）。

十一至十二句隱蘇軾〈題西林壁〉之「橫看成嶺側成峰」至「只緣身在此山中」（本集卷23/頁1219）。

(十八) 實境

一至四句隱王維〈終南別業〉之「中歲頗好道」至「談笑無還期」（《全》卷126/頁1276）。

五至八句隱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之「安知清流轉」至「焚香臥瑤席」（《全》卷125/頁1247）。

九至十二句隱王維〈偶然作〉之「老來懶賦詩」至「此心還不知」（《全》卷125/頁1254）。

(十九) 悲慨

一至四句隱無名人〈古詩〉（「孔雀東南飛」）之「今日大風寒」至「令母在後單」（《玉臺》卷1/頁52）。

五至八句隱曹操〈短歌行〉。五句隱「對酒當歌」至「去日苦多」；六句隱「慨當以慷」至「惟有杜康」；七句隱「越陌度阡」至「深念舊恩」；八句隱「山不厭高」至「天下歸心」（《文選》卷27/頁17下至18上）。

九至十二句隱陶潛〈詠荊軻〉。九至十一句隱「君子死知己」至「淡淡寒波生」；十二句「漏雨」二字隱「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蒼苔」二字隱「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本集頁131）。

(二十) 形容

一至四句隱李商隱〈錦瑟〉之「錦瑟無端五十絃」至「望帝春心託杜鵑」（《全》卷539/頁6144）。

五至六句隱李商隱〈重過聖女祠〉之「一春夢雨常飄瓦」至「杜蘭香去未移時」（《全》卷539/頁6145）。

七句隱李商隱〈常娥〉之「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全》卷540/頁6197）。

八句隱李商隱〈無題〉之「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全》卷539/頁6163）。

九至十二句隱李商隱〈馬嵬〉其二之「海外徒聞更九州」至「無復雞人報曉籌」（《全》卷539/頁6177）。

(二十一) 超詣

一至四句隱陶潛〈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句隱「弱齡寄事外」至「暫與園田疏」；二句隱「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三句隱「我行豈不遙」至「望雲暫高鳥，臨水愧游魚」；四句隱「真想初在襟」至「終返班生廬」（本集頁71）。

五至十二句隱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之「人生到處知何似」至「路長人困蹇驢嘶」（本集卷3/頁96）。

(二十二) 飄逸

一至二句隱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之「海客談瀛洲」至「對此欲倒東南傾」（《全》卷174/頁1779-80）。

三句隱徐凝〈和川守侍郎緱山題仙廟〉之「王子緱山石殿明」至「不是寥天鶴上聲」（《全》卷474/頁5383）。

四句隱徐凝〈和嵩陽客月夜憶上清人〉之「獨夜嵩陽憶上仙」至「瑤池月勝嵩陽月，人在玉清眠不眠」（《全》卷474/頁5377）。

五至六句隱徐凝〈傷畫松道芬上人（因畫釣臺江山而逝）〉之「百法驅馳百年壽」至「畫到青山第幾重」（《全》卷574/頁5380）。

七至八句隱王灣〈次北固山下〉（一作〈江南意〉）之「潮平兩岸失〔闊〕，風正一帆懸」∞（《全》卷115/頁1170；文句從《河嶽英靈集》卷下〔見《唐人選唐詩》，頁109〕）。

九至十二句隱蘇軾〈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之「東風未肯入東門」至「事如春夢了無痕」（本集卷21/頁1105）。

（二十三）曠達

一至四句隱〈古詩十九首〉其十五之「生年不滿百」至「何不秉燭遊」（《文選》卷29/頁7上）。

五至六句隱李白〈下終南山遇斛斯山人宿置酒〉之「綠竹入幽徑」至「美酒聊共揮」（《全》卷179/頁1825）。

七至八句隱陶潛〈讀山海經〉其一。七句隱「孟夏草木長」至「吾亦愛吾廬」；八句隱「歡然酌春酒」至「好風與之俱」（本集頁133）。

九至十句隱陶潛〈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獲早稻〉之「盥濯息簷下」至「躬耕非所歎」（本集頁84）。

十一至十二句隱陶潛〈雜詩〉其七之「家爲逆旅舍」至「南山有舊宅」（本集頁119）。

（二十四）流動

一至二句隱李陵〈與蘇武〉其三之「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文選》卷29/頁9上）。

三至四句隱曹植〈七哀〉。三句隱「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四句隱「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文選》卷23/頁15上）。

五至六句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其三之「四節相推斥，歲月忽已殫」（《文選》卷23/頁31上）。

七至八句隱陶潛〈雜詩〉其一之「人生無根蒂」至「此已非常身」（本集頁115）。

九至十句隱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其一之「百川赴巨海，眾星環北辰」∞（《文選》卷30/頁28上）。

十一至十二句隱杜甫〈詠懷古迹〉其二之「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全》卷230/頁2511）。

附錄二：《二十四詩品》異文表

(「✓」號示同於《詩家一指》本者也)

品目	句數	《詩家一指》本	《續百川學海》本	《津逮秘書》本	備考
(二)沖淡	6 9	荏苒在衣 遇之非深	✓ 「非」作「匪」	「荏」作「苒」 「非」作「匪」	《名家詩法》本 「沖」誤作「中」
(四)沈著	1	綠杉野屋	「杉」改作「林」	✓	
(五)高古	4	眈然空蹤	「蹤」作「縱」	「蹤」作「縱」	
(七)洗鍊	1 4 9	猶鑛出金 絕愛緇磷 載瞻星辰	「猶」作「如」 「緇」作「淄」 「辰」作「氣」	✓ 「緇」作「淄」 ✓	《續百川》本、 《津逮》本作「洗 煉」
(九)綺麗	4 5 9	淺者屢深 露餘山青 金尊酒滿	「淺」作「淡」 霧餘水畔 「尊」作「罇」	✓ 「尊」作「罇」	此《續百川》本以 意改，非是
(十)自然	7 10 11	真予不奪 過雨采蘋 薄言情悟	「予」作「與」 ✓ ✓	✓ 「雨」作「水」 「悟」作「晤」	
(十一)含蓄	3 4	語不涉難 已不堪憂	「難」作「巳」(己) 「巳」作「若」	✓ ✓	
(十二)豪放	4	處得以強	「強」作「狂」	「強」作「狂」	作「狂」合
(十三)精神	1 6 8	欲反不盡 楊柳樓臺 清酒深杯	「反」作「返」 ✓ ✓	「反」作「返」 「樓」作「池」 「深」作「滿」	
(十四)縝密	3 5	意象欲出 水流花間	✓ ✓	「出」作「生」 「間」作「開」	
(十五)疏野	3 5	拾物自富 築室松下	「拾」作「控」 ✓	✓ 「室」作「屋」	

品目	句數	《詩家一指》本	《續百川學海》本	《津逮秘書》本	備考
(十六)清奇	3 7	晴雪滿竹 載瞻載止	✓ ✓	「竹」作「汀」 「瞻」作「行」	
(十七)委曲	3	翠逸羊腸	(「逸」作「繞」)	✓	
(十八)實境	4 11 12	晴澗之曲 遇之似天 永然希音	「晴」作「清」 「似」作「自」 「永」作「冷」	(「澗」作「澗」) 「似」作「自」 「永」作「冷」	按，作「自」合 三字不同，似當作 「冷」
(十九)悲慨	3 7 12	意苦欲死 大道日喪 漏雨荒蒼	「意」作「適」 ✓ 「荒」作「蒼」	「喪」作「往」 「荒」作「蒼」	作「荒」更合所隱 詩意
(廿一)超詣	5 7 9	遠引莫至 少有道氣 亂山喬木	✓ ✓ ✓	「莫」作「若」 「氣」作「契」 「喬」作「高」	
(廿二)飄逸	3 11 12	緱山之鶴 高人惠中 識者已領 期之愈分	✓ ✓ 「已領」作「期之」 「期之」作「欲得」	「緱」誤刻作「猴」 「惠」作「畫」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不得翻印	「惠」蓋「畫」字 之誤，《津逮》本 改正，是
(廿三)曠達	6	日住煙蘿	「住」作「往」	「住」作「往」	「住」字顯誤
(廿四)流動	4 6 10	假體遺愚 悠悠天樞 反之冥無	「遺」作「如」 「樞」作「機」 「反之」作「返 返」	✓ ✓ 「反之」作「返 返」	

The *Ershisi Shipin* 二十四詩品 as Riddles and the Bearing of This on the Question of Authorship

(A Summary)

Chan Shing Cheong

The *Ershisi shipin*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Shipin*)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work on poetic theory in verse form written by Sikong Tu 司空圖 (837–908) of the Tang dynasty. Not until very recently are there scholars who doubt the authenticity of its authorship and are inclined to conclude that the *Shipin* is merely an excerpt taken from a collection of poetic criticisms called *Shijia yizhi* 詩家一指—a work once popular in the Ming dynasty though its authorship remained disputable.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the earliest extant edition of the *Shipin*, along with the attribution of the authorship of this “forgery” to Sikong Tu, can only be traced to the late Ming period. However,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has studied the *Shipin* from a different angle and discovered that this piece of apparent critical writing is actually a series of riddles based on poems of various styles from the Han-Wei periods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en the riddles are solved, the text reveals the *jutu* 句圖 under twenty four headings indicating different styles. Since the poems include works by Song poets such as Ouyang Xiu 歐陽修, Su Shi 蘇軾, Wang Anshi 王安石 and Huang Tingjian 黃庭堅, the attribution of its author to Sikong Tu is thus out of the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the *Shipin* is very likely the work of Dai Fugu 戴復古 (1167–?), a famous poet of the Jianghu school 江湖派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not only a disguised form of hidden *jutu* showing marvelous skill of literary playfulness, but also a subtle expression of indignation over the ban on poetry writing after the case known as *Jianghu shi'an* 江湖詩案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Li 理宗 (1225–1264).